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卧龙峡风云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

一、把何明远聘去

开封古称汴京，五代赵宋，均曾建都。城北有北宋故宫遗址，居民叫做龙亭，楼阁矗立，下接长堤。堤左右各有一片湖水，俗称潘、杨二湖，昔年水面甚宽。每值端午，必赛龙舟，到日倾城往观，车马云集，为每年一大盛举。承头的人，大都是些喜事土豪富绅，以及地方上以豪侠著称的有名人物。

开封地势低洼，形如锅底，附近黄河，只一决口，便被淹没。近河人民，本极迷信龙神，稍为见到异样一点的小蛇，如额有朱点字纹之类，便疑龙神化身，宁受毒噬，不敢伤害，还须花红香烛，盛仪恭送入河。吃河饭的忌讳尤多，简直无可理喻。

这年与赛人中，有一名叫何明远的，乃是当地天胜镖局的副镖头，为人豪侠好义，本领也高，正应了一趟镖，准备过节，冒暑起身，往山西去。大家因他为人公正，水旱皆精，强举他做了会首，并因友情所迫，兼了一舟的龙头。

龙舟虽多，每年惯例得锦标的，只有两条，船主俱是当地出名豪霸，一名霸王胡三旺，一名分水神蛟孟海泉，俱都广有家财，武艺高强，结客挥金，倚势横行，又最爱面子，两家龙舟，制作既极精巧，人手又强，所用龙头鼓手，都是千中选一的良材。

双方先因夺标，每起械斗，互相寻事，杀伤多人，官府也不敢管。后经多人说和，化敌为友，上来仍是争先，等观众彩声喝罢，快到终点，才变互让。由此起，多半同时到达，平分秋色，两个都是第一，或是一家一年，互相礼让，交情越深，倒也相安。只是这班人全都倚势凶横，动辄伤人，谁也不敢招惹。别的龙舟，只是许了心愿，祭神助兴，实也比他不过，只管力争上游，从无一人，敢作头标之想。

当年因为一个姓袁的绅士，头年看赛，受了这班人的气，越想越恨，暗中定制一条极灵巧的龙舟，用重金由两湖招来水手，想出其不意，去丢两家的人，只是自家所用的武师，不是对手，惟恐到时反目相斗，求荣反辱，知道天胜镖局，威名武勇，手眼又宽，百计千方托出人來，把何明远聘去。

何明远初次承办，人才来三四年，龙舟也只看过一次，哪知就里，少年好胜吃捧，只向人学了几天旗花，觉能胜任，治装事忙，毫未放在心上。

事既隐秘，胡、孟二人，昔年又与总镖头，有点小过节，两下向无来往，一点也不知道。事先亮甲，演习预赛时，虽觉袁家龙舟，精巧灵变，一色鲜明，有点动心。但一则新出无名，对方又曾密嘱水手，事前不要卖弄，明远本未在意，更是不会露面，故看去鼓旗手法，全都零乱。

初三这日，明远独往龙亭，看了一会，因见别舟都在卖弄，惟有袁家龙舟，水手都没几个，知主人正在龙神殿内。往寻未见，一时无聊，绕向亭后，忽听众声喧哗，围聚喝打，便钻进人丛去看。

二、都闻到一股奇腥

此人乃是一个花子，手里握着一条头有朱斑、胸腹鼓起三块的乌鳞怪蛇。向人一问，才知那花子，适在龙神殿后石阶下，擒到这条怪蛇，被人发现，龙神殿捉蛇，已犯大忌，那蛇头上，又有些红斑纹，可以附会成一个王字，先与理论，命放原洞。

花子先说：“此蛇奇毒，实放不得。”后又说：“蛇是毒物，捉它并不犯法。我三天未吃，你们有钱上供，却不可怜穷人。我这花子，不讨不要，到口之物，正可饱餐，无故与人，却是不干。你们既当它神待，给我五两银子买价，还须由我把毒去掉，才肯放呢。”百说不行。

众人当他讹人，纷纷怒骂，不放便要打他。有两个性急的，便下了手。

花子也不躲，只喊：“这东西太毒，你们打我无妨，近身中毒，我却不管。”果然前面的人，都闻到一股奇腥，头昏欲倒。同时那蛇，听众一吵，似有灵性，身微一挣，那凸起的三块，倏地开张，现出六只形如龙爪的短足，一面眼中流泪，将头向众连点，大有求救之意。

众人越发疑神疑怪，执意非放不可，只无人出钱。因立近一点，和打人的，都喊头晕难受，谁也不敢走近，相隔丈许，将花子圈定，连劝带骂，后面的依然喝打不休。

明远问完，见那花子，身材长瘦，坐在一块大石条上，像个落魄文人。面前横着一根五尺来长的木杖，色黑如漆，又光又亮，看去颇重。

蛇长只六七尺，两腮奇大，目射凶光，只口角未张。花子抓处，并非蛇的七寸要害，蛇身下垂，也未蟠向身上。那么猛毒之物，除流泪点头，向众乞哀外，只有小半截蛇身在前，并不敢丝毫抗拒。

明远心中奇怪，便把手一躬道：“朋友，这两日本地人不喜伤生，我送你五两银子，请把此蛇放掉如何？”连说了两三遍，花子先是视地不语，忽然抬头冷笑道：“你倒好心，银子呢？”

明远久跑江湖，眼力本好，先还未怎觉察，这一抬头，立看出花子，双目隐蕴精光，语声清朗，心中一动，立时赔笑，取银要递。

花子道：“你休走近，丢与我吧。你把这些无知人喊开，我自放走如何？”众人见他得了银子，还不当众放蛇，口又伤人，立时大哗。

明远正在劝止，恰有几个熟人走来，闻知前事，帮同劝说。众人俱知镖局名望，见来人俱都当地人物，又听说明远随往无人之处同放，才忍气让路。花子也不再理人，竟自持棍从容走去。明远一则不跟去，众人决不罢休，又想查看花子真相，便请众各散，尾随下去由龙亭后绕向城墙脚下。

花子始终头也未回，明远忍不住唤道：“朋友，请留贵步，我有话说。”花子回答道：“你花了五两三钱四分银子，不放心么？”明远因银子正是所说之数，心又一动，忙赔笑道：“朋友太多心了，何某不才，何致如此小气？跟来实为遮掩俗人耳目。这样除蛇，除去最好。朋友大名，可以见示么？”

三、照准蛇的扁尾猛力打去

话未说完，那蛇本来奄奄待毙神气，闻言仿佛愤极，前半倏地闪电也

似窜起，毒吻开处，火一般的长信，刚要朝明远射去，花子似早防到，微微张口一喷，喝声：“孽畜敢尔！”那蛇立即闭口收势，全身颤抖起来。

花子随手一甩，蛇便绕成一团，张口落向地上，似已死去。花子跟着掏出一瓶粉末，先用木棍向横蛇之地一杵一掘，立有两尺方圆、四五尺高一块泥土，他随手而起，指爪弹了少许粉末在蛇口内，笑向明远道：“此是最厉害的六足恶蛟，如被端午日冲出，立发洪水，不特全城遭殃，它长年蟠踞黄河，兴风作浪，上下游永无宁日了。我尽了好些心力，才得擒住，但是此物毒重，也颇有它的用处，本想它好容易才成气候，打算取了丹黄，去毒之后，放向深山，饶它一命，不合情急，意欲喷毒伤人。这东西恩怨分明，先只知你出银放生，甚是感激，你一跟来，被它听出真意，仇恨已成，虽然元丹奇毒皆失，不能发水毒人，灵性犹在，又具神力利爪，发威时原形长达三丈，刀斧不入，如何能敌？所以将它消化成水，埋入地内，就不会贻患了。你如不信，身带钢镖，趁药性尚未化到后半截，何妨试试？”

明远本觉所说过于神奇，依言取镖，照准蛇的扁尾猛力打去。“噌”的一声，蛇皮未碎分毫，镖却反振起两丈许高，落地一看，因用力太猛，蛇身反振之力更强，前锋已折。不禁骇然，待有半盏茶时，便见蛇皮内陷，跟着成了一摊绿水。

花子笑道：“如非此药有消毒之功，就能化去，这腥毒之气，随风远扬，也害人不浅呢。”明远自是敬服，重又恭礼，请问姓名。

花子道：“我姓木没名字，你好好镖局生理，替人做什龙头？后日便有大祸临身，不早准备，缠我作什？你枉在江湖上跑，胡孟两家恶霸好惹的吗？”

明远近日本已看出袁家好些做作掩藏，有些起疑。来时又听一老友说起，胡孟二人，党羽众多，俱是能手，每年锦标，只他两家，不容外人夺去等语，这时想起，分明意在点醒自己，不要造次。再一想到，老友所说，那几个能手，实是厉害，自己丢人不说，还要给镖局中人惹事，岂不大糟？为期已迫，欲罢不能，至多埋怨袁家两句，徒显小气，有何用处？

当时想不起江湖上有这一个姓木的，估量决非常人，便即求教。

花子道：“你虽少年喜事，这两家恶霸，横行多年，常在黄河上下游，劫杀行舟，借此惩处也好，不过人多热闹，恐有伤害。你仍装不知，照旧行事。到时他如动武，自有人出头，将这些水寇毛贼，引往别处除去便了。”

明远因敌势太强，拿不准有无把握，想请花子同往镖局一叙，就便下榻。花子笑道：“你不信么？到日还你明白。我山野之性，一向独行，不喜与人交往，念你人还不差，这几两银子，恰有用处，我虽暂借，终承你情，后再相见，各自走吧。”

明远方说：“银子现成，要用多少，定必奉上。”眼前人影一晃，耳听疾风飒然，花子已不知去向，竟未看出怎么走的。

四、明远所驾是条青龙

明远知道是异人，料定必胜。只不知树此强敌，日后有无隐患，心终

愁急，无奈说不上来，只得回去，到日再说。

刚刚回抵镖局，正镖头梁成栋，正由外省回来，闻说赛船之事，知道胡、孟二恶难惹，未免埋怨两句。明远少年气盛，便说：“如有什么事，便辞去镖局，独自担当。”二人交厚，成栋转而劝慰，与同进退。

明远一想，事已至此，再又探明对方恶迹，激动义侠天性。他寻到袁家说明，不再隐讳，准备打起精神应付，凭着自己本领，见个高下。

到了正日早上，胡、孟二人，忽然发现袁家龙舟，金鼓旗帜，一色鲜明，军容甚盛，迥与前日大不相同，情知有异。再一打听，才知事因观赛生嫌，不特水手聘自三湘，龙头掌大旗的，更是三胜镖局有名人物。明是想扫自己的脸，不禁大怒，立即召集徒党打手，并对两船水手，出了重赏。对方不胜，乐得取笑，如有败意，自己也不公然出面，却令一班心腹好友，另驾游舟埋伏在尽头左近，上前生事。

明远既恐连累镖局，执意不要人助，心想胜则扬眉，败则从此隐退，不到有找回场面的本领，决不再外出走动，尽管势孤，心却泰然。等到领了主人三杯红酒，昂然上船。

水手多是生脸，互一举手，便各就位。

到了旗下，正在暗中窥伺敌方有无举动，猛瞥见一只小船，上坐七八个彪形大汉和一僧一道，由舟侧驶过，过时多朝自己这面冷笑，大有鄙夷之色。小船划行如飞，箭一般在水面上往前面终点驶去。观众难得一见这等快船，纷纷喝起彩来。

小舟才过，跟着漂来一个破旧的大木盆，一人坐在盆内，面前酒菜俱全。他用一根黑棍，拖向盆后，似摇不摇的，往前荡去。其行虽缓，明远因正观察前面小舟，没有留意。漂过以后，才得发现：盆中人衣服破旧，背影看去眼熟。但一头披散着的短发，并未见过，心想木盆无桨无舵，水势不急，只凭一根棍，怎会走成直线，一点不歪？

忽听岸上乐声吹动，忙即握旗戒备。水上千百串龙鞭已一齐点燃，密如贯珠，连响起来，一直放到正午将近，爆竹还未停止。

各船金鼓齐鸣，每船各有二十四片长桨，一齐作势挥动。船头上掌大龙旗的头戴英雄巾，穿着一身密扣紧身衣裤，手握大旗，威风凛凛，挺立船头，静等令下。所有各船水手，都是一色绫罗制成的短袖上衣，短裤麻鞋，有的与船一色，有的用两三色配搭，五花十色，鲜明夺目。

胡、孟两家为示交情，都是一条红龙，只衣服旗帜，稍有分别。明远所驾是条青龙，人却穿着红白二色的服装。

一班主持赛会的绅商，也有一点风闻，惟恐出事，特意把青龙排在近岸最末的一个，中间隔上七八条船，因为近岸水浅，青龙自然吃亏，免得万一夺了头标，惹出乱子，哪知青龙早经高人监制指点，毫无用处。号炮一响，各船开动。

五、喝彩声中已达终点

青龙存心要两条红龙好看，上来轻敲慢打。龙船胜败，系于一旗一鼓，

水手随鼓声节奏，以为迟速，颇有秘奥，人力只占一半。青龙故意晚发落后，眼看放出四五丈，倏地鼓声一紧，二十四片长桨，一齐翻飞，立似箭一般，朝前射去，晃眼追上红龙，又改作肩随同进。

终点在望，鼓声再振，这次来得更快，长桨在水面上，只两起两落，便超出前面。

红龙自然也是力争上游。

两下这一竞争，把下余龙舟，全落后老远，看得两岸观众，彩声如雷，呐喊不已。

这时青龙，已独自当先，超出三丈以上。

明远临风把旗，正觉对方枉自虚声，转眼到达，并无异状。忽听鼓师喊道：“木尊者么？多谢你老人家，改日再叩谢吧。”众声嘈杂，听不甚清，知道鼓师此时，正用全力争胜，不能多说。明远回头一看，先见木盆忽在舟侧出现，紧附龙舟之侧，其快如一，盆里那人，正是那姓木的花子。忽然想起老辈说此人早在数十年前便早负盛名，如何看去不过三四十岁？鼓师沙二秃，有名老江湖，当无虚语，真是此人，照前日所说，必无善罢。

心念才动，未及向花子点首招呼，猛瞥见斜刺里，飞驶来一条小舟，对准龙头撞来。

明远看出真是先前所见，心中急怒，刚把手一紧，待用全力，举旗朝来舟点去。

眼看两下，就要撞上。来舟直似远方来了一枝冷箭，快射中时，被什么东西，将箭头一挡，立时不由自主，往横里歪射出去。船上立着几个横眉竖目作势待发的壮汉，因骤出不意，各把身子一歪，跌倒了两三个，船也几乎翻转。幸而一僧一道，俱是能手，身形微动，舟便稳住。

青龙已就势赶向前去，随见一道青光，由脑后电驰飞来。明远方惊不妙，又见白光一闪，同时无踪。偏头回顾，木盆已挡向后面，正和船上人问答，自家水手，一个未伤。

百忙中耳听有人喝道：“你休欺人太甚！明年今日，嵩山再见，决不与此班财奴鼠辈计较好了。”说完小舟往侧岸驶去，木盆也沿湖边漂走。喝彩声中，青龙已达终点，夺了锦标。

吹打挂红之后，勉强挨到事完，明远拖了鼓师一问，也知是久别初遇。木尊者闲云野鹤，实难寻迹。明远自己从小爱武，连妻室都不肯娶，奔走江湖将近十年，到处寻访异人，均未得遇。想不到世上，果有飞仙剑侠一流人物，这等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过已太可惜。断定明年，嵩山之约，木尊者定必到场，便向镖局辞事，意欲回到安徽故乡，略为歇息，安排好了家务，先寻两个老前辈，打听木尊者下落，将人寻到，相机行事。

总镖头梁成栋，知道事因明远而起，照理原应前往到场。只是木尊者，剑侠奇人，数十年前，已经名震江湖。当时虽仅见青白光一闪，双方动手情景，不曾看清。对头既敢与之订约，必非弱者，至少也必请有功力相等的能手前往，明远武功虽高，不会剑术，如何能敌？

六、胡、孟两家派人投帖

好在敌党，仅与木尊者约斗，并未订过节，赛船时，又占了上风，便算有心规避，也无人讥笑。成栋便向明远，再三劝阻，真要交代过节，到时连自己也同前往，或是随着旁观，量力行事，终场仍同回转，也是一样，何苦老早将事辞去，好好弟兄，就此分手？明远迫于无奈，只得把心事说出。

成栋见他去志坚决，心想自己如非年长和妻儿之累，遇见这等异人，也是不肯放过。

久闻诸老前辈说起木尊者，性情古怪，游戏人间，独往独来，如神龙在天，偶露鳞爪，莫可踪迹，从未有什门人伴侣，明远便能寻见，也未必肯收为门徒，何况未必寻到。嵩山之约，双方都是异人，动手时决不久，也未必能有时机求说，想了想，只得听之，仅挽留再住两日。明远允了。

到日成栋备席饯行，席上成栋力言：“贤弟志坚意决，难再强留，此去如寻不到木尊者，过了明年端午，仍望回来共事，显我弟兄义气。”明远还未答话，伙友入报，说胡、孟二家派人投帖。

二人接过一看，具名的共是四人，除胡、孟二恶外，还有一僧一道。大意是说，端午节赛舟，见何镖头为人帮场，耀武扬威，方欲领教，不料木叫花，逞强出头，此时因胡、孟二人，本乡本土，双方均用飞剑，不比寻常武功，看会人众，恐多误伤，为此与他订在明年端午，嵩山卧龙峡剪刀坪上相见，务请梁何二位镖头准日驾临，一同候教。

此举虽因木叫花狂妄逞强，有人不服，想领教他的剑术，一半也是以武会友，备有宾馆，如有高亲贵友，同往赐教，尤为祈盼。好在到场人多，各路英雄都有，或斗剑术，或比武功，由当地主人、蔡老前辈夫妻居中评断，各凭真实本领，自寻对手，一见高下。本来贵镖局名头高大，黄河两岸朋友，好些位早想领教，此举正是适逢其会等话。

此外附有一张山西虎白成的柬帖，上写与梁成栋河东一别，今已三年，昨日到此，正想登门领教，偶访胡、孟二友，得知前事，为凑热闹，将约会并在一起，改明年端午，嵩山候教，务望准日惠临，匆却为幸。

二人看完，才知胡、孟二恶，竟想借此一举，连和成栋前结小怨，一同报复，将镖局毁去，以图日后随意横行。

白成是山西一个有名大盗。三年前，镖局所护红货，被他单人劫去，成栋往夺，本难取胜，幸而为人机智稳练，好朋友多。白成人虽凶狡阴险，却极骄狂，自命无敌。每次行劫必将赃物，存留十个月，故意给对方留下寻找帮手机会，非等对方败到心服口服，自认晦气，或是满限无人敢来，方始变卖动用。结仇虽众，除却辗转托出人，向他说情，自身再登门求告，只请赏还原物，免致赔累倾家，从此不在江湖走动，或者碰他高兴，将原物发还外，从未失过风。他性更乖张，喜怒无常，手底又黑，被害的人，不知多少。

七、分途出外约请能手高人

成栋知他厉害，恰巧明远保镖未归，一面装病，拖延时日，暗命心腹好友，四出求援。总算运气，无意之中，经朋友求到一位高手，深知白成所

练独门气功的弱点和制他之法。成栋本是行家，照那传授，接连苦练了三个多月，仍不放心，又请那高人，暗中跟去。

到场才七八个照面，便自得手。当时本想就此除害，无如白成藏赃多在深山隐秘之地，万难寻到，并还有两个厉害党羽在场，人更机警爽利，一败便即认输，定日将赃送还，并禁同党上前。成栋本就情虚，也未看出他受伤轻重，人已出声停手，纵出圈外，诸多顾忌，未便赶尽杀绝。

次日一早，白成果将原物送回，一件不少，只附有一封“三年后奉教”的信。

事后才知白成那伤实是不轻，真气已破。只仗武功精纯，爱脸提气，强自支持，人去以后，立吐狂血晕倒。彼时成栋，只因双方斗急，不曾听清，也不曾当人用什煞手，只跟踪赶扑过去，引使招架用力，或照脊背扼上一下，便无痊愈。知道仇恨结深，早晚生事，虽悔失策，因想对头好胜，仇必自报，似此重伤，三年能否痊愈尚自难说。再者气功已破，又有制他之法，自己日常练武并未间断，怕他何来？

过了一年，忽听白成身死，越发放心，已然忘却。忽然投帖，先前明是诈死，如无胜望，决不会来，又和胡、孟二恶，同党合谋，自更厉害。另外一僧一道，还不知他来历，这一来，竟关系到镖局存亡，不是明远一人的事。

一面传语来人，到时赴约，一面互相商计。

二人均知卧龙峡主人蔡威和乃妻杨七姑，乃嵩洛路上有名怪杰。因他夫妻，虽是绿林出身，人甚豪爽好交，哪路朋友都有，已经洗手好几年，怎会同胡、孟二恶水寇一起？既允借地，必有交情。

明远觉得事由己起，更是愁急。成栋却说：“白成夙仇，便无赛舟之事，也必寻来报复，发难还早，转不如多此一年，有个准备。我本定贤弟走后，暂时少接客货，等我明年四月底赶往嵩山，候到事完接回贤弟再说，既有此事，索性推说我二人保镖外出，入不敷用，暂难应客。你我分途出外，约访能手高人，到时前往便了。”

议定之后，次早分别起身。明远赶回家去，稍为安排，便自出走。先寻师长辈探询，只知木尊者闻名已久，多年未听说起，人更不曾见过，有的连名姓都不知道。

后来问出木尊者是湖南人，以前踪迹常在川湘洞庭一带。暗忖：“开封城乡内外已然找遍，并还托人寻访，均无所得，可知已走，有了端午之约，期前必往嵩洛等地。三湘洞庭名山胜域，多有异人隐居，世上既有剑侠，当不止木尊者一个，何不乘此一年光阴，去往衡山、洞庭等处寻访个半年？如真无缘相见，归途顺便约请几个好武功的朋友，再独往嵩山，寻访等候，只在期前见人，便有指望。”主意打定，先往木尊者的岳州故乡寻去。

八、便遇见一个数年未见的好友

初意对方闲云野鹤，飞行绝迹，人海茫茫，何处寻找？不过木尊者貌相清奇，所携木杖，不知是何异木，又坚又沉，是个标识。自己常年奔走江

湖，沿途朋友都是行家，比较常人稍易访问。并未敢期其如愿，只为向往诚切，略作万一之想而已。

哪知事有凑巧，才到岳州，还未寻到住宅，便遇见一个数年未见的好友杨于敏。此人乃当地文武世家，前数年为人保镖，双方在潼关附近旅店相遇，一见投缘。

杨于敏富贵公子，去往西安访友，归途意欲遍访嵩华泰岱。服饰豪华，囊金甚富，初作远游，说话不留神，无意中得罪了一个恶人。对方看出杨于敏主仆四人均似会武，特地约会黄河道上一伙水寇，定在前途埋伏下手，已然尾随了两三日，杨于敏通未觉察。

虽经明远警告，艺高胆大，依然不以为意。

明远料他寡不敌众，明早便要分路，自己常在江湖走动，不便无故结怨那伙强人，又有镖车同行，许多顾忌，想了又想，终觉朋友义气，已然得知，不容袖手。当时不曾深说，算定发难还有两日，一面分人，就近约请生平患难骨肉之交铁掌金丸鲍义，暗中赶去，助他脱难。然后设辞，令同行客商装病，暂住潼关旅店之内。他孤身一人，抄小路急驰二百里，赶到阆乡郊外贼党埋伏之地。

双方已然动手。杨于敏主仆四人武艺虽高，好汉打不过人多，眼看众寡不敌。先是明远戴了面具出场，也只扯个平手，仅把危机脱去。跟着鲍义师徒赶来，未上场，便照惯例，师徒三人发出三九二十七粒连珠响弹。满空金丸，互相击撞，火星四溅，先声夺人，将贼党镇住。随即纵身入场，大喝：“杨某是我鲍义好友，请看薄面停手，各自上路，否则请向我姓鲍的答话。”

鲍义乃陕州隐居的富豪侠士，不特武功精奇，人更轻财好义。不论是什么来路，有求必应，情面极宽，成名多年，只管威镇河朔，轻不与绿林中人为难。有事相求，只对方不是极恶穷凶，贪淫好杀之徒，反有资助。

群贼知他曾得高人传授，除极好内外武功外，师徒三人均练就独门铁掌和四十九粒连珠夺命金丸，遇敌时，先各发九粒特制的开花响弹，作为到场信号，对方如肯买他情面，也轻不伤人，否则一动上手，休想讨得公道。为首的人，更是不死必伤，如何还敢招惹？所劫的人，又非深仇，立时停手，赔话退去。

鲍义好友，见杨于敏少年英雄，人品武功甚好，又约往家中小住。杨于敏想与讨教，去留连了三四个月，直到明远事完回来，同聚了月余，又去开封游玩，在镖局中住了些日，才行分手，因此交情极厚。

明远此次先住岳州，也是因他素喜结交异人奇士，欲往相投，就便探询。只为事隔三年，住址遗忘，正想投店，再行寻访，不料途遇，并还是新近出游回来，到家才得数日。良友重逢，自是亲切，当下随住所居水云村湖滨花园下榻。

九、前日还来此痛饮了一夜

主人好客，当地不少知交，到家便命仆僮四出延请作陪，为远来良友接风。明远见来客甚多，均非庸流，尤其会武的占多一半，席间正要向众打

听木尊者踪迹，话才出口，便被杨于敏设词岔开。以目会意，不令再说，知有原故，且喜问时仅说形貌，未等说出人名，便被止住，当时住口，料定主人必知几分底细，好生祈盼。

等席散客去，杨于敏忽然屏退下人，对明远道：“二哥，你问那手执重黑木杖，貌相清瘦奇古，像个落魄文人的，可是木尊者么？”明远道：“正是木老前辈。贤弟与此公同乡，想知他近况了？”杨于敏先问寻他何事，明远便把来意说了。

杨于敏道：“岂特知道而已，家伯父便是剑仙，现时尚在青城山修道。木尊者乃家伯父至契，前日还来此痛饮了一夜呢。”

明远越发惊喜道：“大伯父与木尊者，同是飞仙剑侠，三弟分属子侄至契，近水楼台，正好求教。为何常向外方访求异人，以前也从未提起？”

杨于敏叹道：“说也惭愧，家伯昔年未出家时，也和小弟行径差不多。只为寒家屡世乐善好施，家伯更义侠好友，偶游君山，无意之中积了一件极大善功，因此仙缘遇合，结交到青城、武当门下几位剑仙。自此虔诚向道，拜在青城派朱姜二位教主门下。入山以前，小弟年才四五岁，先父母尚在，弟兄三人，家伯对小弟本最钟爱。十六岁那年，此地大疫流行，先父母同时病故，刚刚埋葬，家伯忽然回来，说家父母方在中年，他如早回，并非不可挽回，只可惜限于命数，偏他奉命海外采药，没有赶上。”

又道：“彼时见我文武两门均甚用功，曾经示意，令我异日学他入山修道。我自心喜万分，本欲随往，无如家伯自身根骨不算上乘，幸遇仙缘，全由那场大善功所致。刚有成就，尚未奉命收徒，必须异日请命，不敢擅专，只嘱我好好用功，努力修积，便自走去。

“行时留下一封柬帖和一片玉符，上注开视年月，命到时开视，如言行事，必有好处。我因事应五年以后，当时虽想敬谨遵办，并还在书房卧室两处留下暗记，年时一久，未免疏忽，又须慎秘，不到时不许开看，偏又遇见前世缘孽。

“第五年三月，偶往武昌访友，初意限期还有数月，往返流连，就算两月，也只一半，决不致误。所访好友朱文翔，先曾寄居岳州，多年总角之交，近一二年，方始迁回武昌原籍。彼此情逾骨肉，又都少年心性，见面自是高兴，原定只同聚上月余，即行辞归。

“将近一月，忽有两个武功颇好的朋友，约往南漳县西南的荆山打猎，我一算日期还早，便同了去。一行主仆九人，连在山中七日，猎了不少禽兽。正兴头上，不料这日，我独追一只大香獐，走迷了路，误入后山深处。至夜大雨，寻一危崖暂避，天明惊醒，人已连受湿毒风寒病倒，不能行动。所幸诸友见我失踪，由昨夜起，便冒雨穷搜，居然将我寻到，未致野死，等连夜舟车赶回，并在沿途延医诊治，到了他家自不必说，无如病势奇险，连病三月余，才告痊愈。”

十、这一病，竟将前事忘却

“这还不说，最误事的是朱妹文珍，她十分聪明。我们世交通家，幼年常在一起。

我虽从小便羡慕家伯父仙业，并无他念，双方情分颇厚。后年渐长，才不常见。他兄妹幼孤，只一老母，已在我去前三年病故。

“朱兄只此一妹，平日友爱，是个品貌文武女红无不美妙的全才，决不肯嫁庸俗一流。平日又常称赞我，料知她心有所属，爱妹嫁与良友，自是愿意。

“但知我心性志愿，决无家室之想。他以为男女年长，双方常见，自生情愫，约我往聚，便由于此。他妹本非庸俗脂粉，老母一死，乃兄弟不喜旧家礼法拘束，何况有心作伪。于是日常相见，连行猎也同了去，只不过因妹子心高气傲，不看准时机，没向我吐口罢了。

“我一向视她如亲妹。起初寒热昏迷，仅觉由路上到家，昏卧十多日中，只一睁眼，不分早夜，朱兄偶然还有离开，她却必在榻前。神智不清，也未在意。

“这日危机已退，人也逐渐明白，才看出她双目红肿，面容憔悴，人瘦去了许多，旁边还有两小榻并列，心中奇怪。

“刚问二妹也病了么，她忽面红走出。再问朱兄弟，才知她自我病后，便率二婢，设榻侍疾，衣不解带，已十七日。并说我追香獐，是由她戏言所激，如有不测，方欲身殉以谢，避什嫌疑？

“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，闻言本已感动，再又听出有一天我已气绝昏死，经她度气，含了新请名医特制药汤灌下，才得救转，越发省悟。

“跟着名医卢老人来，也说我这场病本无生理，虽有所配夺命珍药，但他来已晚。

经朱兄和他苦求，死马当作活马医。

“终以气太虚弱，第一次清邪之药服后，贼去城空，十九断气，难于挽回。如等用第二副补药，邪毒一同补进，至多保得三数月病中性命，早晚毒发，更是无救。须由练过内功的少女出力相救，还须由他指教，将本身纯阴真气调匀，等服药之后，病人大泻将脱，不避嫌秽，就口如法度气灌药，才有一二分希望。朱妹竟肯力任其难，才得起死回生等语。

“受人这等深恩厚德，明知对方用意，如何负心？得妻如此，原可无恨，譬如野死病死，当如之何？

“万分感激之余，次日就经朱兄弟示意，立即应诺。

“定了名分，更无避忌，我又衰弱异常，须人照料，她本美秀，见我病愈心安，容光也逐渐复原，病榻厮磨，两情日益爱好。

“光阴易过，一晃又三个多月，方始复原下床，这一病，竟将前事忘却。

“人好三数日，正打算回家，准备亲迎，忽听人言，洞庭湖决口，湘江出蛟大水，猛然想起前事，逾限已然二日。先怀疑是本身有什奇遇，被我错过，辞别到家，取出柬帖一看，才知原委。”

十一、家伯请人带来一信

“家伯因想引我入门，恐教主不允，恰巧五年前归途，无意中听人说起，昔年竹山教妖人，为盗君山下面禹王镇湖之宝，曾由海外寻来一条恶蛟，欲用它由水底攻入湖眼藏珍之处，被正教诸剑仙事前布置罗网，到时连诸妖人

与恶蛟一齐诛戮。但此毒蛟乃是雌的，未伏诛前，窜入湖口另一泉眼深处，将它怀孕多年的两枚蛟卵产下。彼时无人留意，近有一老前辈路过，发现那片水色有异，方始算出。本可当时除去，无如上次大劫，本系定数，已仗家伯告密，由青城、武当诸仙以人力消弭浩劫。此蛟仍是上次余波，难于全逆定数，欲使稍为应点，事在五年之后等语。

“家伯问明底细，欲使我建这场功德，和他一样，仍以人定胜天，强挽灾劫。知第五年上，恰是仙府同门回山炼丹的例会，不能来此暗助，好在毒蛟气候尚浅，又无妖邪作祟，比上次相差天地，时地均已算准，决无差池。为此特意炼了一道灵符和三丸乾罡神雷，并向同门师兄借了一块玉符为我护身，以防万一。命我到日去往湖口潜伏，等毒蛟出穴，先用灵符断它归路，再仗玉符防身，用乾罡神雷将它打死，必可成功，我也有了入门之望等语。

“看完我自悔恨，最气是日期只差两三天，不出门或是早回，固可无事，就算因病延迟，事前五六日，我已告痊。只为同了良友和未来爱妻一处欢聚，不舍就走，他兄妹又因我初愈，留我多调养数日，否则也赶得上。方幸决口不大，水只长了三天，水退又发现毒蛟小半段残尸，没有成灾。

“完婚不久，家伯请人带来一信，大意说此事他曾费了无数心机，不料我如此荒唐，只百多日的光阴，都不能在家守候。如非他为人谨慎，防我初见妖物凶恶，临场胆怯，另托一至交道友暗助，几肇大劫。固然此系定数，但修道人遇上这类事，不问成败利钝，必举全力以赴。已然得知，便应禀明师长，或是另约能手代往。令我代办，本是私心，再如因此成灾，无异家伯造此大孽。总算另托有人，才将妖物除去。虽未成灾，但那道友法力有限，人更小心，因寻我不到，时已匆迫，没有灵符断蛟归路，恐为飞剑所逼，窜回原生巢穴，更是大患，只得任它走远，才下手杀死。

“虽未伤人，江湖水已高涨，淹没了数十顷田地，将来教主知道，难免责罚。似此不堪造就，痛恨已极。玉符系向人借来，令交来人带回，那三粒乾罡神雷与灵符却未提说。

“带信的老前辈，便是这位木尊者，我年纪轻，木世伯成名在数十年前。自从峨眉二次下山，独身行道，踪迹甚是隐晦，久无人提，来信又只有请木世伯便交此函，更无他语。本不知底，事有凑巧，完婚之日，贺客中有一老武师，偶然说起昔年湘江五侠的威望，因而得知他便是五侠中的木鸡。晤时我正送客出门，他老人家素喜滑稽，风尘落拓，不是高眼，决看不出。”

十二、由早吃到夜间

“总算我向不轻视穷人，下人们平日管教甚严，见他沿河边走，也未交信。明言来意，一到便说；‘叫杨于敏这娃儿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’我忽想起前闻异相和那枝铁木杖，再者我在本地颇有小名，既来寻我，不会不知，却这等口气。心中一动，立答：‘我便是杨于敏。老先生贵姓，可否寒舍一叙。’他见我词礼甚恭，答说：‘姓木，似你这等没出息娃儿，本不值与你多说，总算还知尊卑长幼，便和你里面说去。’

“我闻言，越料多半是他，表面仍作不知，恭敬延入，备酒接待。他也不作客套，当日吃了一个大醉。

“席间探问来意，始而不理，待了一会再问，竟遭怒斥。我心里有数，料他有心相试，更不再问。

“由此我连陪他，饮酒三日，非等他醉卧决不回房，终无厌倦。第四日早起，人忽失踪。书房中古玩陈设甚多，家人疑他故意做作，已然得手走去，意欲查点有无失盗。

被我喝骂了几句，将门封锁，亲出寻访了数日，竟无线索，正猜不出他此来用意。

“这日偶往岳阳楼游玩，归途见望湖居酒肆，有人吵闹喝打，入门一问，乃一穷酸，先进店去吃酒，人见他穿着寒酸，本就疑心骗吃，又见所索，全是名酒贵菜，虽不便先要钱，暗中却留了心，不料酒量惊人，由早吃到夜间，还未吃完，计算钱已不少，春衣单薄，来客未携银钱包，分明无钱付账。

“只为店大有名，上来不能对客无礼，始而强耐怒火心疼，欲待吃完再说，时候一久，又想借故引客发难，相机翻脸，付钱自无话说，不然，便痛打一场出气。

“哪知来客甚是巧妙，初进门时，口气强硬，又极有理，开口便被问住，吃到下午，神态忽变谦和，不端菜去，也不再催索理论。偏生店中名酒岳阳春又好，他早就设辞，巧索了一坛去，后要的菜，虽不再给他上，先要剩的酒菜，还剩有不少，又由酒到杯干，变作浅斟慢酌。

“酒肆越发断定他是有心骗吃，想磨时候，乘隙溜走，这等行径，俗人眼里，如何能容。一面命人加意监防，勉强挨到夜间，客散得差不多，藉口将要上门结账，令先付钱，吃完快走。来客一味支吾，先说从未吃完，便要钱之理，后又说自身忘了带钱，那想代我付账的人，现在别处饮酒，一会就到，决不误你上门，忙他作什。看你们小气，狗眼看人低，那想代我付账的人，还求之不得呢。

“众人如何信他，又断定是个骗子，当未走完的酒客评理说，人穷想吃，便舍一点酒菜与他，无如他由早吃到现在，专要贵的，单酒就是大小两坛，一文无有，分明存心骗吃，还要骂人。诸位，只有一人说他理对，我们自认晦气，则当放生拉倒，否则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，非要他个好看不可。众酒客有什眼力，也不想想一个人，怎能吃下一二十人，未必能尽的东西，又早听说，有了成见，七张八嘴，全说来客无理。

“有一个姓丁的比较心善，刚开口劝说，令其向店家赔礼，轰走了事。话未说完，被来客迎面啐了一口，这一来，激动众怒，纷纷喝打，正要动手。”

十三、大喝此是我杨某老师

“我一听穷酸，本就疑是此公，为想看如何落场，存心听完，上楼再一问那形相，果如所料，忙即赶上。初意动手的人，定必受伤，到后一看，酒伙因为积忿气大，有的还持着木棍。酒客七人，原是两起，我倒认识多半，仅两人随同动手，连伙计七八人，纷纷围打喝骂。

“声势虽恶，木尊者依然端坐，饮食自如。对方枉自人多手众，不是甲打下去，被乙隔住，便是丙的一棍，被丁挡开，妙在谁也不会觉察。挨啐的一个，不特未动手，反率同伴酒友，连拉带劝。只是众人忿怒，分解不开。

“我已得知底细，赶向桌前，先扯开了三四人，大喝此是我杨某老师，在此饮酒等我，为何倚众无礼，跟着向他行礼。众人一听这人竟是我的老师，打人俩酒客，皆市井中人，首先吓跑，余客也相继溜走。伙计知惹乱子，纷纷跪地求饶。

“我明知此老理亏，自免不了斥责几句。本心顾他面子，谁知竟不领情，反说你准知我在这里么，我明是想骗吃的，等空子来还账，你愿做空子，代我会账原好。小小年纪，为何亏心逼这些无知之人，做磕头鬼，这里酒好，本还不曾尽兴，被你这一做假，气得我也吃不下了，少时我再寻你算账。

“越说气越大，将酒杯一甩，起身便走。我几乎无法下台，又怕他滑脱难追，匆匆向酒伙说，他老人家想是酒醉，怨你们无知，明日去往我家取钱，边说边追。

“只姓丁的未走，并还想拦木尊者说话，被他迎面一掌推开，也随在后同追，追到门外，人已不见。姓丁的当是我老师，向我打听，求见一面。问是何故，才知他日前早行山野间，见前路结有一团彩霞，风吹不散。心方奇怪，人已走近，发现二蛇交尾，同时奇腥刺鼻，幸退得快，未被警觉。绕路回家，由此心头烦渴，鼻间老有腥味，今日被友人强约到此，酒后更甚，方犹疑想走，忽遇双方争执，所吃钱多，无力代还，正劝解间，被木尊者啐了一口。当时一股热气，迎面扑来，头脑一清，烦渴全去，只鼻间犹有余腥，觉出奇怪，一面阻住。代抱不平的同伴，正在劝解。姓丁的意欲请问姓名，代会酒账，相机结纳。木尊者行时这一掌，正打向他口鼻间，一点不痛，却似具有吸力，连心脏都被吸动，鼻间余腥立净。他料定是异人，故欲求见。

“我推说本不相识，也看出异处，随即作别到家。

“一看木尊者已先在，见面方始交信，说我狡猾，不过孺子尚还可教。他一身寒素，只在风尘中，随缘遇合，虽然嗜酒，从不轻易扰人，因你好友子侄，本有入道之望，偏以夙世情孽，自误良机。家伯有事在山，又不愿与我再见，值他要那玉符一用，请其自取，并带来函，到后见我人尚聪明恭谨，本意成全，无如他已不再收徒。”

十四、你想寻他却是极难

“只说目前群仙，四九天劫已过，虽然各正派中人大都飞升或是兵解，不似前数十年之盛，似他这样，以散仙隐迹风尘，或是名山隐修的，仍有人在。只要有志向道，留心物色，并非无望。那三雷一符却有大用，非遇见敌人以邪法相迫，或遇妖物，不可妄用。

“我再三求教，除武功曾经指点外，道法剑术终未肯传。可是他每三年必返湘江省墓，来必住在我家，我常向外访求异人、有道之士，便由于此。婚后才两年，弟妹便死，尚幸留有一子，至今不曾续娶。向道虽极坚诚，多年并无遇合。

“每值木尊者省墓之年，我必赶回恭候，屡次请求援引，指点明路，均答有志竟成，时至自知，不肯明言。昨日忽然来此，席间只说了句明年端午要往嵩山，节前五六日便须赶到，也未说为了何事，知他每于有意无意之间预示先机，事后全有应验，心疑于我学道之事有关，试请同往一游可否。他

说谁愿去都可，只在嵩山见面，不能同路，便不再说。今日二哥便来，才知他和人订约之事。

“这位老人家性情古怪，近数十年，便他家乡也无人知他来去，除非自愿相见，你想寻他，却是难极，当众宣扬，更犯他恶。我料他对你也许有什么用心，你那行踪来意必然知道，否则今年不是省墓之期，怎会先你一日到来，这等巧法？”

“依我之见，二哥在此住上些时，他如愿见，必还要来，一月以内不见，便是无望。”

好在嵩山之约，我也必往，期前当可见到。贼党人多势众，此老虽只有一人，但他此行，必专对妖僧妖道，未必会向凡人出手。贼党又各凭武功，交手的人必多，你我必须多约能手。

“分手五年，我异人虽未寻到，也还交下几个有本领的好友，等过一个月，你我便走，一面约友赴约，一面物色异人。好在你我心志相同，至多白受跋涉，期前终可见到此老。他虽未必收徒，见你向道心诚，指点明路，连我一齐沾光，也许都有望呢。”

明远听木尊者不肯收徒，虽然失望，总算问出底细，至不济，期前总可将人见到，许有机缘也说不定，随口应了。

在杨家住了些日，木尊者仍未再来。明远心仍希冀，强着杨于敏去往木尊者故乡和湘江洞庭一带寻访，始终不见形迹。

转眼月余，二人一同起身，先入川去寻于敏的好友，当年北疆二十三侠中的铁抓方明矩，巨灵掌马肃，天外飞鸿鲁瑜。方、马、鲁三侠，前年偶游洞庭，恰值于敏陪木尊者，驾舟游湖，三侠全认得木尊者，过舟求见，因而订交甚厚，二人寻到三侠隐居的成都桂湖附近，恰好都在，均允赴约相助，只不久要往云龙山一行，不能当时同去。

十五、何妨一路游玩先回开封

明远幼年从师，曾闻北疆诸侠与天山飞侠狄梁公父子叔侄，威望盛名，不料三侠竟是塔平湖白马山中名人，明远知他们所交识的剑侠异人甚多，又是一见投缘，再三求教，指点明路。

鲁瑜道：“并非我们不肯援引明师，只为此事，一须自家根骨心志，更须缘福夙因，或是生有自来，早已命定，说难极难，说易又易，无法强求。”

“即以我三人而论，非但大漠庄隐居的川东五老，俱是陆地神仙，便恩师周山主座上佳客，雁山六友之类，甚至一班同辈盟友中的兄弟姊妹，也颇有几个飞行绝迹的有道之士。后来五老命人取还昔年所失灵药奇珍，各带几个根器功力都好的门人子女成道飞升。恩师听了五老之劝，将人遣散多半，带了余人，另开辟乐土隐居。这班会剑术的人也自奔前途，各有成就。老少异人奇士也见过不少，进益固有，要想追踪学步便办不到，至今故我依然，即或偶与相遇，也仅有事得点帮助关照，求道一节，依然爱莫能助。”

“再以杨老弟而言，他伯父便是剑侠，木尊者那么孤高耿介的人，竟肯一到岳阳，必往他家小住，情分可想，如何至今未为援引，此便可以为证。”

“照我三人所知，风尘中尽多异人、有道之士，有无这等根器福缘，固关紧要，自来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真能虚心相求，百折不回，也非无望，只不敢说一定罢了。依我之见，木尊者生性疾恶，必是前数年，黄山始信峰，他助秦岭三老与乾坤八掌、地行仙陶老前辈，诛戮五台、华山两派余孽时，曾有数人胆怯未到，因而漏网。前年陶隐君与三老等十余位正教中有名人物，不是道成仙去，便是闭洞勤修正果，不再出世，群邪又复骄狂，再受着一些盗贼土豪供养，同恶相济，愈发横行，欲乘此时，一网除去。

“贼党既敢与这位老人家订约，必有几分自信，并想乘此一会，敲山镇虎，成名之举。照我近日耳闻，恐还不止何兄一家镖局，单是你那对头，也无此魄力。

“地主蔡氏夫妻，虽是洗手巨寇，尚非寻常盗贼之比，肯借地方，必有原因，也许事早前定，何兄等适逢其会。他知木尊者劲敌，又与此会主持人有交，就此引往，一举两便，甚或取巧贻祸于人，都不一定。

“依我之见，我三人固是必去，但此行人多无用，双方俱有异人，如有伤亡，反而难处。二位由此溯江而下，沿途约人之事大可不必，既然志在寻师学道，木尊者既肯垂青，当有原故，而嵩山有此一会，期前必有高人暗中赶往，照例已然订约接帖，不到会期，遇上也不至于动手。二位何妨一路游玩，先回开封，过年便往嵩洛一带住下，等候时机，并探敌人虚实，不是好么？”

明远、于敏二人也因铁掌金丸鲍义，良友久别，所居离嵩山既近，眼皮又宽，此事定必知底，谢了指教辞别。

十六、年将二十尚无婆家

于敏少年公子，无什见闻，只看出三侠武功甚高，还不知底。路上经明远一说，才知北疆二十三侠，倒有一半剑仙，最不济的，也都得有师门真传，练就太乙罡气或少阳神功，并均受过天山飞侠狄家父子指教，学会七禽掌法。预计所约诸人，如何能与之比？事又凶险，一个失措，反累良友，便把前议作罢。

两人先往峨眉、青城诸名山明游暗访，仍是一个异人也未遇上。最后寻到青城派长幼群仙隐修的金鞭崖，只见峭壁千寻，云雾密布，苔厚二三寸，其滑如油，休说是人，蛇兽也难上援。连候三日夜，虔诚跪求了多次，于敏更向伯父杨永泣求宽恕，特赐恩怜，终无回应。

两人心仍不死，又在近峰巅遥望，忽然云开崖现，乃是一座极险峻的峰崖，草木全无，景甚荒寒，哪似有仙人寄居的所在？只得失望回走。似这样到处流连，回到开封恰近年终。

路上已然闻说，敌人大开英雄会，凡有名望的镖头武师以及水陆两路说得出的事物，均在被请之列。再到镖局一看，梁成栋正在愁急，一问原因，才知事情果如三侠所料。

原来嵩山地主蔡威夫妻，本领既高，人又豪侠好义，有侠盗之称，在江湖上享有盛名，已然洗手多年。只为年老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名叫金凤，貌

相极美，又练了一身极好武功，只是父母娇惯太甚，性情乖张，狂傲非常，无论什事，想到便做。因是目空一切，稍差一点的，便看不起，年将二十，尚无婆家。

蔡氏夫妻，本就为此愁急，昔年洗手时，又曾有从此不再出山之言，山居僻险，无从物色佳婿，往来宾客和求婚的人虽多，爱女眼界太高，又丝毫不肯迁就。

正无奈间，恰巧去年老蔡昔年好友万彰往访，看中此女，示意求亲。老蔡知万彰之子万全，外号粉霸王，金镖无敌，虽然武艺高强，貌相也颇英雄。

只是万彰早已大富，不特不肯洗手，反因乃子出手成名，益发猖狂，为所欲为，觉着吃绿林饭无好收场，心中不愿。

老蔡思忖：女儿心高无法相强，我夫妻不知为此生了多少闲气，得罪朋友，今春经我再三开导，才向她娘说出心事，第一因我夫妻无子，舍不得离开，必须入赘在此；第二来人不论贫富，人品本领要好，武功还须胜得过我老少三人，经她本人看中，方肯依从。固然来人如胜得过小女，只他心愿，我夫妻上场，也只虚应故事，但是小女不特得我传授，并经高人指点，也还有点门道。

要使她心服口服，并非甚易，为此定在本年中秋，邀集说媒亲友来此一聚，是愿做我女婿的，均可一试，否则听便，各凭人品本领取胜，日后免有话说。

万彰人甚阴险，知道女家有财富无子，既想人财两得，又想借此为子扬名立威，故意迎合他道：“你我多年患难至交，无话不可商计，令爱才貌无双，也实不可委屈了她，所说也是至理。但是你我朋友虽多，大半旧日同道，我看后起少年，人才不多，这等选婿，难得十全，万一皆不中意，岂不白得罪人？”

十七、乃女首先力主

万彰续道：“莫如先不明言选婿，明年端午恰是大哥七旬双庆，率性将会期延至此时，由我们一班朋友出面，代发寿柬，将各地宾朋，以及镖行武师，凡是成名人物，全请到场。祝寿之外，另搭一台，以武会友，你父女暗中选看，如若中意，便即上场，否则旁观，我也决不为我儿子稍存私见。万一两小对心，我也洗手归隐，小儿入赘，更无庸说。你我情胜同胞，事求公正，决不为了小儿求婚，稍存私意。”

蔡氏夫妻，山居十年，闲得难受，人又耿直好高，本就想明年整寿，热闹一下，显他老来人缘威望，又想这样应选的人很多，必获快婿。入内和妻女一商量，乃女好胜喜事，首先力主，万彰再以巧词怂恿，把事情全揽下来，大发请帖，一面添建宾馆，又约了几个与主人相熟的死党，借筹办为名，移居蔡家，旦夕怂恿，使其场面闹大，无法中止。

贼子事前却不令其子上门，以示全凭人品武功求婚，不成作罢，并无私意。实则暗约能手，施展毒手，准备人财两得，伺便还将两老害死。

蔡氏夫妻无什心机，性又刚愎，一经认定，不信忠言，万贼防备又极

周详，所以至今阴谋未泄。

那与木尊者订约两妖人，一名龙爪罗汉法源，一名恶法师倪长和，本是万氏父子约来暗算害人的。因胡、孟二恶，近拜妖道为师，恃作护符，也想就此一会扬名立威。本年端午接来看龙舟，不料遇见木尊者，先颇凶横，飞剑一接，自知不敌，才订嵩山之约。

听说妖道有一师叔，是个道姑，邪法甚高，另外约有几个妖党，不特要报木尊者之仇，并还想将到场镖头武师，全数制服，以便日后横行为恶。此外好武功的盗党，也有不少。

本来阴谋甚秘，乃是梁成栋自明远走后，越想越觉不妙，设法买通胡、孟二恶家中贴身小童，问知底细，因已答应那人不为泄漏，未便传扬。明远久出，不知踪迹，正自愁急。何、杨二人，便将三侠之言告知，成栋心始稍安，断定事决无害，还是寻人要紧。

欢聚到新正十六，仍是二人起身，先往陕州双桥镇鲍义家去，见面一谈，鲍义已接到请帖，不过是个寿柬，未提比武之事。

鲍义刚直好义，又和蔡家交厚，闻说前情大怒，欲往告密。被二人力阻，说对方有妖人相助，防备甚严，主人已为奸党所惑，说必不信，甚或取辱，方始中止。

恰好嵩洛一带，均有鲍家田庄，由此二人商定，往来各地寻访，有时也分道各行，一连三数月，均无所遇。时在鲍家遇到一般接帖赴会的人物，也只接到寿帖，并不知底，好在机密早得，异人不见，除盼期前能寻见木尊者外，更无良策。

眼看四月将尽，各地入山祝寿赴约的人，日常都可见到两三起，料木尊者必在此时到来，二人移居山脚不远田庄内，终日奔走访寻，至夜方归，正自苦盼。

这日二人又出，分路寻访。明远志坚心苦，每出必先背人向空祝告，至为诚敬。独自一人由麦陇中走岔了路，先想折回，继一想，仙人难测，如有缘福，终可遇见。现在嵩洛城邑市镇，已然访遍，征兆毫无，反正渺茫，只以至诚感格，莫如就此寻去，到了前面再计。

十八、便料有什么猛恶之物出现

便往前走，忽然溪回路转，折向入山路上。明远听鲍义说，当地离后山近，来客多由此出入，迁来才只三日，地理不熟。鲍义为友心热，虽被二人劝止，未去告密，终想约上几个能手，到时暗助主人免祸，连日正自筹备接待。二人又再三谦谢，不令命人陪伴。管田人恰是鲍家老仆，两耳重听，二人所问地理不详。

明远只见山口形势险峻，遥望内里山凹中，还有一座庙宇，但都占地不大，也无什人来往。不知此处，虽非去后山剪刀峡的正路，却是另一入口，敌人会场，便设在最前面一片峰崖之后。由此入内，路虽崎岖，还可抄近一些。

因为主人当日将至，近山各城镇旅店，均经通知，派有专人接待。万

氏父子，并还派有眼线，以为来人行近嵩山，便可得知。没想到二人早来，先是住在鲍家，近月又移居近山各田庄，恰在各路迎客范围以内，而这条山路，由当地入山，自近处来，却须绕越，又极荒僻，算计来人，不问敌友，均无由此走入之理。主人又说，后山只一小庙，自家也轻易无人涉足，万氏父子，只知主人不曾生疑，事情既多，自信又深，就此忽略过去。

明远先是无心，见山势奇秀，又有好几处果林，不觉信步走进。行约十里许，刚想往前面山坡小庙走去，忽听左侧，危崖转角处，风声呼呼，又猛又急，隐闻呼叱之声，远远传来。

仰望晴日当空，树叶均未见摇动，方自奇怪，忽听头上，有一少女口音低喝：“你还不躲进岩底藏起，不要命么。”明远久经大敌，常行山野之中，一听风声，便料有什么猛恶之物出现，只为杂有人声，还拿不准，闻言心中一惊，情知有异。猛又想起，此正后山，焉知不与剪刀峡临近？又听怪风已近，势更猛急，道旁果有危岩低覆，匆匆仰望，不见发话人影，忙即低头钻向岩内。刚掩向石后立定，那东西已挟着一阵怪风，急驶而至。这才看出，来的乃是一只从未见到过的怪物，身子不大，长仅四五尺，头如蟾蜍，额生四目，双红双碧，凶芒若电，一张阔口，狂喷血色火焰。通体翠色密鳞，脚短而粗，其行如飞，走起来，好似一条绿影，似凌空不凌空，朝前直射。翠鳞映日，闪闪生辉，也看不出有多少腿足，晃眼便由岩外，电一般往来路左近驶过。一张阔口，狂喷火焰，其赤如血，股背上好似盘有一条长蛇，却不见尾，后股另有一蓬尺许绿毛，凌空飞起。如非练就目力，藏岩山石，正当怪物来路，过了岩口，又忽改道往斜对面山坡驶去，换了常人，连这大概形相，也难看出。

最奇是怪物身后，还跟着一个矮胖道童，手持一根长鞭，背插一叉一剑，紧随在后，竟是一般快法。

知道不是什好路数，那出声警告的少女，定必知底。待了一会，怪物早穿林越山走远。赶向对面回顾，并无少女踪迹，遥望前坡小庙，门前有一小尼姑的影子，似由高处纵落，身法快极，一闪不见。

十九、猛觉喉已失音

明远暗忖此庙，背山而建，小尼来路低下，怎会由高下落？两地相隔，也有里许，少女遍视无踪，如是这小尼，本领不小，庙主也定是个异人，适才语意不恶，荒山之中，有此尼庵，也实奇怪，何不前往求见。万一遇见敌党，率性借口拜山，公然入居宾馆，仇敌既甚拿稳，定必当众逞强，也无期前暗算之理。

心中一定，便往庙前走去。那庙不大，三面修竹环绕，独空正面，刚到山脚，正要沿坡走上，猛瞥见坡侧一株古松之下，有一磐石，上放一个小风炉，旁坐一个须发雪白的红脸矮胖老头。

他手里拿着一柄小芭蕉扇，形制精雅，用年太久，色已全黄，却无丝毫残破。炉上坐着一把陶质茶壶，连同茗杯，均是难得见到的，精细古雅的茶具，壶水已有沸声，茶烟袅袅，隐声清香。

老头倚松傍石而坐，两目眼皮下垂，手中扇子也似坠未坠，仿佛正在听松煎茶，忽然停挥入梦情景。

五月天热，日中走了大段山路，本就觉着有些烦渴，意欲求饮。继一想，这里深山僻境，先见果林，当有人家，到后只此尼庵孤悬，并无居民。这老头面似朱砂，肤色如玉，衣履茶具，无不精洁雅致，照这形势，直和画图一样。深山之中，怎会见到这等人物，尤奇是先前怪物，就在对面不远，横驶过去，那么猛恶的声势，竟会无觉。

明远终日寻求异人，心中本有成见，再看出许多异处，越发留心。情知庵主与这老头，均非常人，只不知顾哪头是好。

方自盘算，猛觉口渴心烦越来越盛。老头已然睡熟，不便冒失惊动，向其索饮。便往庵前，连叩了几次门，并无回应。

不特烦渴难耐，并还头昏眼干胸际胀闷，作恶欲呕，四肢绵软无力，大有重病将临之兆。心中忧疑，料是山中尼庵，闭户清修，不容外人走入。未次叩门，婉言求水未应，只得重回老头身侧。

望着那壶茶，直如甘露一般，口里渴得，似要冒出火来，无如素日耿介，又断定对方不是常人，执意挨到老头醒来求索，决不自取。

似这样又强忍了一会，人实支持不住，病象已成，对方如是异人，定必相救，不致为此见怪。方想低声唤醒，猛觉喉已失音，知道不妙，心中一惊，当时晕倒在地。

明远觉着鼻孔似有一丝热气冲入，同时耳畔，先闻怪风与后随怪人呼斥之声，去而复转，同时身侧有一少女，口喝：“妖物，敢在这里猖狂！”说未说完，又一老年口音笑道：“玄姑何必盛气，容它多活几天，免将妖师惊走，又费手脚。”

明远人虽倒地，心仍明白，听出少女似要出手除那怪物，被老头阻住。

这一老一少，定是异人，寻访经年，好容易无心得此机遇，偏又病倒，不能起立拜见，眼都难睁。忽又听先前崖上警告的少女口音道：“那么这中毒的人呢？”

二十、由我救他便了

老头道：“此人倒还志诚，适才藏处正当下风，恰值妖物受你捉弄激怒，狂喷丹毒，中了一点毒气，虽不甚重，也须调治。我料他受人指点，有意寻来，如若料中，那人自不收徒，却代人到处多事，一时有气，不为施治，看其是否现身，故此未理。不想来人，性行颇好，我料那人也细查无踪。我自峨眉开府盛会之后，久欲物色门人，不再坚持成见。我收徒不计根骨，重在性行心地，似这样人，再多一两个，我也肯收，先抬进庙里去，由我救他便了。”

明远闻言，自是惊喜交集。老头未句，话未说完，忽听远远有人接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再引进一个如何？”老头笑骂道：“我早料是你闹的鬼，不然怎会有人知我在此？此人我已心许，你引进的我决不要。”随听两少女向人礼拜问候。

那人也来到身侧答道：“你这老头，怎成了老而无耻？怎刚说的话，就

不算数？并且以前还答应我，代你物色一个徒弟，好容易为你寻来，又不要了。”

老头道：“木花子休得无赖，我知你外作孤僻，内实和易心软，自不收徒，却把凡人不要的弃材到处引进，不错，我答应过你收这一个，不就交代了么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能不赖收我一个，话就好说。等你把此人救转一问，如其经我指引而来，不特我引进的你不必收，任凭处罚如何？”

老头道：“我虽在暗中防止妖物所喷丹毒随风害人，匆匆无暇推算，但是此人来处，恰与妖物行处迫近，为防惊走妖孽师徒，只率事后挽救，先当寻常山行，巧值妖物走后，因已有人提醒，令其藏避，正想查看中毒也未，他竟在毒未发透以前，向我走来，对我又极虔敬，极似受过指教。我久未出山，只你知我日内要来，又有舍妹在此隐居，必先晤聚，此外决无人知。料你记我前言，有心戏弄，如非他毒发口渴，曾叩庵门求水，直想不理。后看出他心意志诚，方始转念，仍料定你在左近，果然一引就来。我一向言出必践，只问出与你无干，我必照办便了。”

明远听出来人是木尊者口音，心虽喜极，人却堪堪待毙。

先一少女道：“师伯和木老前辈，只管谈话，这病人呢？”

老头道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？此非常毒，我已在他倒地时下手，现虽多受苦痛，正好借此连体力浊质并毒一同去尽，异日修为便易，忙他作什？可搭向庵中。你师入定回醒，说我新收弟子便了。这两丸药也带了去，再过半个时辰与服，纵令晕死无妨，不可提前。”

我与木道友，还有话说，你们去吧。”

明远身子被人捧起走去，心如油煎，通体血脉僂张，胀痛欲裂，除知觉未失还能听话外，余均火热痛苦，失了效用。暗忖此是转祸为福之机，仙人也许相试，万不可畏慑悔急，率性把诸般苦痛，视若固然，强以虔心毅力，忍耐过去。

明远也是福至心灵，秉赋既强，武功又好，本来一息奄奄，念头一转，竟于万分苦痛之中强自镇摄心神。咬牙忍受，当时不曾晕死过去，虽然多受苦难，但与道家守心摄神，战胜内魔要旨，暗相吻合，又与异人投缘，一见垂青，以法力和乾罡真气，清除内体浊质，以致得了许多益处。

二十一、无意中得到一口神物奇珍

两少女均是行家，看出他心性如此强毅，也是称奇。待了片时，明远渐觉痛楚减少，越发心安，半个时辰过去，痛竟全止，只是身同瘫废，骨髓皆融，口仍发渴，已不似先前厉害。正想能得点水饮才好，忽觉丹药进口，跟着有人灌上一大杯水，当时口鼻皆生异香，烦渴立止，心胸逐渐爽适，反倒神倦欲眠，就此睡去。

隔了些时，忽听少女急喊：“师弟快起！”明远腹痛欲裂，知要大解，身在庵榻之上，一着急，赶及睁眼跃起一看，身已全好。

面前站定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小女尼，未容开口，便先说道：“师弟邪

毒将下，快去庵外觅地，解完手来再说。”

明远也觉难忍，接入手纸，应声忙往外赶，因恐污秽净地，仗着人已复原，又精内功，强提着气，一直赶往坡下，寻一隐僻之处，解完一看，下了大堆黑血淤块，奇臭无比，身子反倒较前轻快。

仙师已得，尚未行礼，松下无人，不知可在庵中？急欲回庵探询，又想刚解完手、打算登高查看，何处有水，净手之后，再向小尼探询。不料地理不熟，一时找不见水源，身上沾了一点污秽，必须洗去，心慌意急，不觉岔入一处山凹之中。

忽闻水声滴沥，忙即寻去，到后一看，当地乃是一座危岩，山石低覆，内有流泉，正可洗濯，好生欢喜。刚把污秽洗净，忽听岩顶剥啄之声甚巨，随有大小山石，由上滚落，砂砾纷飞，似甚惊人。

明远心中奇怪，忙由岩侧裂缝，悄悄攀升上去，探头向外一看。原来离伏身穴口不远，有一大块岩石，上面立住一个怪鸟。红喙蓝睛，兽头红羽，目光如电，爪利若钩，脚底踏住一块二尺许长，半尺见方的玉石，正在连抓带啄。因为鸟性刚烈，又具神力，玉质甚坚，并未断裂，却将脚底山石抓碎，纷纷滚坠。有时用力稍过，两翼展开作势，健羽横张，足有一丈七八尺长，爪嘴到处，石火星飞，四下进射，声势猛恶，从未见过。

明远知道厉害，哪里还敢招惹，方欲退却，怪鸟好似有什发见，忽然舍了脚底玉石，振翼飞起。日光之下，只见一片红云，由头上飞过，一晃不见，带起来的狂风，左近小树，多被刮倒。明远心想这是什么东西，如此坚硬，侧顾怪鸟飞远，只剩天边一点红影，飞入云中。

他走过一看，所啄石条，已有一头被其抓裂，石质透明如晶，色作深碧，内中隐现出一支短剑。知非常物，好生惊喜，试伸手往穴口内，握住剑柄，往外一拔，铮的一声，一道尺多长的寒光，随手而起。知道自己无意中，得到一口神物奇珍，心中狂喜，只剑囊尚在玉内。暗忖此剑，定能断金切玉，试用剑略向玉条一砍，果然应手而裂，剑囊出现，毫未损伤。

心正喜慰，忽闻狂声呼呼，遥望怪鸟横空飞来，知非可以力敌，匆匆将剑入鞘，刚逃回原处，眼前一暗，怪鸟已自临头下击，所幸身已入穴，不曾击中，只听喀嚓一声大震，穴口山石，竟被击碎，纷落如雨，溅得满头满身皆是，几受重伤，方觉不妙。

二十二、你只代我对付一两个妖人

忽闻远远一声清啸，紧跟着又听怪鸟一声厉叫，由近而远，似已飞走。忙即寻径而下，走出岩外，四顾并无踪影，以为怪鸟既知此剑珍贵，必是妖物一流，飞行那等神速，恐被发现追来，相隔又远，存有戒心。一路掩藏前行，直到庵前，方喜未生变故。

杨于敏忽由内走出，相见惊喜，互谈经过。

原来于敏与明远分手后，走出不远，便遇木尊者，于敏自是喜出望外。拜见之后，意欲同寻明远，木尊者笑说：“无须，他另有遇合，你如寻他，反而有碍，多日不饮酒，且与我同往酒家一醉，再引你去拜一老友为师。明

远也在那里，此老收徒，但凭心性为人，不论根骨，日后好自修为吧。”

于敏大喜，陪往酒家吃完，便往当地走来，到时，明远已先中毒倒地。松下老人，便是苗疆红菱磴散仙银须叟之弟雪叟，正在救治明远。木尊者随引于敏，拜师之后，同去庵中。

庵主人也是一位仙侠异人，哑尼姑谢无尘，救明远的小尼姑，名叫明玉，是她门徒。

年纪虽轻，武功剑术，均有根底，乃师与雪叟兄弟，同门至好，隐居在此，已有多多年。

另一少女，名叫玄莹，乃哑尼师侄，新来探望，为后起仙侠中有名人物。上说诸人，均在庵中。

于敏久候明远不归，木尊者将有行意，恐其错过，欲出寻找，一听巧得仙剑，甚为喜慰，说起方才也得了一剑，乃木尊者所赐。说完一同入庵，见雪叟、木尊者、哑尼、玄莹四人正在谈笑。那哑尼满面皱纹稠叠，又瘦又干，坐在一旁，只她一人不曾开口，明远忙即上前拜见，并向雪叟行礼拜师，叩谢救命之恩。

雪叟笑道：“我已收你为徒，你可是木师伯指点你来，找我的么？须要实说。”

明远便把中毒经过，从实说了。

木尊者笑道：“这你该信了吧，难为你得道多年，连这点事也算不出来，还要问人。

你得一个徒弟，我还陪了一口好宝剑呢。”雪叟笑道：“你这花子，年老成精，惯于闹鬼，占算一不留神，已受蒙蔽，所以要问，看你所说真假。你那宝剑，得自妖人手中，本来无用，现成人情，也要说嘴。”

玄莹笑道：“二位师叔，交深金石，每见必要取笑，还是商量正事吧。”木尊者道：“共总几个昔年漏网的余孽，不值一谈。”

雪叟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端午一会，对方将各地江湖中人，与各省镖师，全约了来，这些都是只会武功的凡人，双方斗法，必多误伤，虽然此中盗贼恶人甚多，颇有自爱之士，听其送死，也觉可怜。哑师妹为想保全一人，还将玄莹召来，也需预为之计呢。”

木尊者道：“我早已算计过，对方原分成两起比斗，本因万彰老贼，蓄有阴谋，为了小贼，近从妖人，学会毒镖，表面各凭真实本领，实则暗藏邪法，又擅家传轻功，铁掌钢拳，意欲人前显耀，一举成名，等到有了威风，再由妖人用邪法，连主人带对头，一网打尽。用心虽极阴险，这面川东三侠，俱练有内家罡气，足能制他。此外后辈中，有一能手，闻讯也要赶来。伤亡自所不免，善类仍可保全，藉此除去好些盗匪恶人，岂不也好？到时我自有道理，你只代我对付一两个妖人，以免这伙无耻妖邪，羞恼成怒，我照顾不过来，多伤人命便了。”雪叟含笑点头。

二十三、领了初步口诀

明远见双方话完，随将所得宝剑，由腰间取出呈上，告以得剑经过。

雪叟见剑柄上，刻有符咒，长只一尺六寸，宛如一条银电，寒光耀目，冷气侵肌。

笑道：“此是王屋洞中故物，不知怎会被红鸷攫来，又被你无心巧得了去，福缘不小。”

只是你大师伯，久不出山，红鸷怎会来此？”

木尊者道：“孙登长啸，佳话流传，目前同道中，只三两人，莫非简道友也来凑热闹么？”

玄莹插口道：“简樊二位师叔，弟子来时，曾与路遇，现往东海采药，未必会来吧？”

木尊者道：“此人声如鸾凤，红鸷又肯听命，如非樊道友，必是箫仙郑道友无疑，红鸷许还是他带来，也未可知。区区几个余孽，怎连此人，也惊动了来？”

雪叟笑道：“花子如何忘了，红鸷自被家兄收服，颇知向上，郑道友为它横骨未化，曾允日后助它成道，当时你也在座，必是知道妖兽龙螭，腹有内丹，想令红鸷，占此现成便宜，带了同来，端午会后，必能相遇。”

随告明远：“此剑名为灵蟾，乃古仙人留存之宝，现离会期不远，我便传你剑术，也难应用，如与妖人相对，反倒吃亏。好在此剑，神物奇珍，自具威力，不如和你师弟杨于敏一样，只领初步口诀，并由我用法力，将此剑灵气禁闭，不令外人看出灵异。你武功原好，又曾服过灵丹，力大身轻，远胜往常，我再略为指点，不论武功兵器，当少敌手，此剑最好不用。到了端午，你二人可装作由外赶来赴约，仍往前面山口走进便了。”

明远料知好友梁成栋，当已先到剪刀坪对方宾馆，见己未到，敌人势盛，必多忧疑，初拜先师，不敢多问，领了初步口诀，便由小尼明玉领出，与于敏同往别室，用功前，畅谈前事。

明玉笑道：“二位师兄，你那好友，是什形貌，我代你前往一探如何？”

二人知她本领高强，闻言喜谢，明玉作别自去。二人用完功，天已入夜，玄莹来唤用斋，明远因明玉一去不归，心中疑虑，耐不住问道：“师妹可曾回来？”

玄莹笑答道：“小师妹定往剪刀坪淘气去了，胆也真大。三位师叔，出门访友，只我一人留守。等师弟饭后，我还想去探看，就便接她回来呢。”

二人闻言，越发忧疑，便问可有妨碍。玄莹道：“对方虽有几个妖邪恶徒，小师妹人甚机智，又与蔡金凤相识，就被敌人困住，也可无害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听门外，有一少女接口道：“师姊你太轻视我了。”声随人到，灯焰闪动处，疾风飒然，人影一晃，明玉已娉婷婷立在面前，装束也与先前不同：穿着一身黑色短装，头笼青纱，足登剑靴，背插双剑，英姿飒爽，貌更清丽。

两人起立笑问道：“师妹真个飞仙剑侠一流人物，不知敝友可曾见到么？”

明玉道：“岂特令友相见，归途并往鲍家田庄一行，说你二人，现在好友家中暂住，到日往剪刀坪赴约，令告主人，会场相见，不必悬念。”

二人大喜，再三称谢。玄莹笑道：“我正当你回不来，想往接应呢。”

明玉道：“我何至如此脓包，倒是那女子，甚为可怜，到日务望师姊，救她一救。”

二十四、忽见二人走来大为惊奇

玄莹道：“闻说此女，性傲乖张，她父母俱是强盗出身，你怎与她交好？”明玉道：“她父母只此一女，不免娇惯，武功甚好，貌又美秀，看不起一般俗流，也是有之。人确甚好，别的皆是小人流言，不足凭信。我与她新近才得相识，居然一见如故，岂肯坐视。我求过师父几次，并未明言答应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师姊如肯救她，收她为徒如何？”

玄莹道：“此事我难作主，且送师弟回房安息，到时再说吧。”二人随起谦谢告辞，二女并不再送。

二人回房，又用了些时功，各自就卧。由此早夜用功，哑尼，雪叟，木尊者三人，也一直未回。到了端午，天明以前，玄莹来唤，说：“哑师叔已回，命你们勿须入见，由我护送，去往前山赴约，此时起身，黎明便可到达，正是时候。本来近山四五百里内，敌党密布，来人入境即知，此举出其不意，必当你飞将军自天而下呢。请同我起身吧。”

三人随同起身，到了庵外一看，东方未明，残星在天，四外尚是黑沉沉的。玄莹双手分握二人左右臂，喝一声起，眼前白光一闪，二人便觉身外似有一种浮力拥住，飞起空中，往后山剪刀坪正面入口飞去，一会便自到达。

遥望由卧龙峡起，直达到剪刀坪上，灯光灿烂，密如繁星，人影往来不绝，气势甚盛。便就近寻一隐僻树林落下，互相谈说了一会，东方也有了曙色，玄莹作别自去。

二人把宝剑暗器，准备停当，略整衣履，由林中闪出，从容往里走进。当日因是山主寿辰正日，由前日起，便派人远出迎宾，日夜不断。沿途关卡甚多，照例来人，离山数十里，便有专人接待，陪伴同行。每隔五里，必有一所茶棚，内设酒点，任客休息自用，再另换人陪引。于是每经一处，换上一二人不等，到了峡口将近，最后一处，更有江湖上成名人物，代作知宾，伴同前进，似二人这样无人陪引，从未有过。

出来的那树林，恰是两头当中无人之处，又当天色黎明，轮值守候知宾的人，不料此时，有人会来，均在茶棚闲谈。又未接到来客信号，谁也不会留意，忽见二人走来，大为惊奇，未及出迎。

明远久跑江湖，何等精明，这样过节，岂肯放过？有心丢对方的人，早将大红全帖取出，按照江湖规矩，身站峡口外，把手一拱，说道：“在下天胜镖局副总镖头何明远，同了拜弟杨于敏，来此拜山，并与蔡老山主，恭祝七旬双寿，以武会友，未敢冒昧登门，不知哪位高亲贵友在此？尚望代为通报。”

那把守峡口的，总共四人，同了一班徒党，见来人无人接引，突然出现，竟不知从何而来。料知来人必是能手，自己在此知宾，竟未发现，被来人开口占了上风，本觉有愧。

二十五、倏地现出一个小黑人

内中一人，恰是万彰心腹，一听来客是何明远，早知去年赛龙舟这一段过节，因与胡、孟二恶交厚，暗骂鼠辈休狂，任你本领多高，今日也难逃毒手。表面不显出，满面春风，迎上前去，陪笑说道：“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何总镖头和杨朋友，怎的今日才得驾到？在下张文，奉命总知宾接待不周，还望恕罪，请至宾馆稍息，少时再去寿堂相见。”说罢，双手一拱。

明远虽未见过，知道此人，外号九首飞鹏，身带九种兵刃暗器，为人阴毒狡诈，手下又黑，内外功均有根底，向不让人，今日无形中，丢了一个小人，早就防备，见他拱手，果有一股绝大潜力，当胸撞来，口中笑答：“张兄何必太谦。”也把双手一拱，暗用内家真气，回敬过去，因想此时人未入山，不宜做得太过，点到为止，双方扯了个平。

张文自然明白，虽然对方手下留情，在场多是行家，当被看出，心中忿恨，表面依然不显，当先引道。

由此到剪刀坪左近宾馆，尚有十余里山路，二人从容步入，故作无事，一路说笑，谈些不相干的话，走得甚缓。

到了中途茶棚，张文便与接替的人，耳语了两句，方向二人，笑别而去。

二人见主持末座的茶棚内，乃是熟人：飞行神虎刘通。方要叙阔，刘通以目示意，延客起身，到了路上，方始说道：“今日主人，藉做寿日，大开英雄会，以武会友，天下英雄，水旱两路人物，什九来到，听说还有几位异人奇士，借地斗法，势甚凶险。主人大概上了人的当，结果绝无好处。本领稍差一点的人，均不敢登台与人较量，有的更准备会后回去改行，免受万家父子欺压。有那本领高名望大的，不甘示弱，各约能手，准备一拼，早宴之后，便要登场。山主受人之愚，想借此选婿，说自己年老无子，正日并不受礼。再说人数太多，难于酬应。你又今日才到，寿堂更不用去，将帖投到为止。

席散比武，除平日有什过节，对方指名索战外，上台与否，悉听客便，等到终场，再把有本领的未婚少年，选出重行上台，与他女儿比武。其实事情早已有人暗中算计，并不如此，详情难说。你们为赛龙舟，已树强敌，为何又将张文得罪？此人心毒手狠，暗器甚多，兄台到时，还须留意才好呢。”

明远还未及答，眼前微风飒然，人影一晃，倏地现出一个小黑人，身材瘦小，看年纪至多不过十五六岁。穿着一身黑色紧身短衣，连手也是黑的。最奇是一张灰白色的死人脸子，通没一些血色，眉毛已落，眼皮甚厚，精瞳炯炯，看去正和鬼怪相似，来势又极突兀。

三个失惊，不由退了两步。小黑人见面，便向二人道：“你师父在剪刀坪斜对面小峰上，备有酒食，唤你两个去呢。”

二人因小黑人来得奇怪，又是那等形象，略一迟疑，把手一拱，方要回问，刘通见对方词色甚傲，知是异人，已先开口道：“令师是哪一位，何不请至宾馆一叙呢？”

二十六、方到达小峰之上

小黑人笑道：“这里的東西，賊氣烘烘，誰耐煩吃它？今日惡賊妖道，

该当遭报，少时便起争杀，你这厮为何不远避祸走开？”

二人已经看出来人脸上，戴有人皮面具，听这口气，必是同门先进，忙行礼道：“师兄尊姓？”

小黑人意似不耐，道声：“快走，见你师父再说。”

二人不敢再问，方要同行，刘通觉着不是意思，抢在前面，刚喊朋友且慢，小黑人突把怪眼一翻道：“你想拦么？”

跟手一挥，刘通猛觉一股极大的力量，撞上身来，知道不妙，忙即纵退。

小黑人笑道：“你这厮尚非恶人，我不伤你，不要惊慌。此非善地，不可久留，听我良言，回家去吧。”

刘通原是能手，觉得那猛内家罡气，人被撞退老远，竟未受伤，知道厉害，哪里还敢开口？向二人拱手，道声再见，便自退去。

小黑人随领二人，窜上崖坡，翻向崖那边去。二人见崖后地势险峻，无路可通，小黑人当先引路，纵跃于危峰怪石之间，其行如飞，遇到悬崖峭壁，竟不用双手攀援，踏壁直上，便猿猴也无此矫捷。如非二人日前服有灵丹，力健身轻，小黑人又随时停步相待，直追不上，连翻过四五处峰崖，方到达所说小峰之上。

那峰孤悬坪侧，相去里许，高仅十丈，由乱山中，凌空直起，上丰下锐，微向前倾，形似一根歪倒的石笋。峰顶平坦，上生两株老松，盘根错节，铁干苍鳞，势如虬龙，交相飞舞。二松相去，不足两丈，朝阳斜照，清阴在地，山风吹处，筛动起千万片银鳞，碧云片片，似欲流走。当中白石地上，坐着一个衣履整洁的黄衫白发老人，正是新拜师父雪叟，面前放着七八个小篋篮，中盛各种精美菜肴，另外几副杯筷，一大葫芦酒，一些馒头等类的食物，正在临风独酌。被四外的树色泉声，岚光云影一陪衬，便画图中人物，也无此美妙高雅，回出尘外。

忙即上前躬身下拜。雪叟含笑命坐，手指小黑人道：“此我好友，秦岭三老婆公明的高足黑摩勒，方今后起剑侠中有名人物。但他刁钻古怪，大有乃师之风，向不喜人虚礼客套，我平居也颇简略，不须拘束，你们自在饮食吧。”

二人已向黑摩勒重行施礼，见他撤去面具，本来面目，也极丑怪。

明远早就闻说此人精通剑术，本领高强，飞行绝迹，神出鬼没，十多年前，已然威震江南名满天下，只是行踪飘忽，不可捉摸，行事尤为隐秘，一向独往独来，无人得见。

不想在此巧遇，又有师门渊源，好生欣喜，方想就便结交。黑摩勒连酒带肉，手不停挥，大吃了一顿，忽然站起，说道：“师叔，师弟，多饮几杯，我去了。”身形一晃，无影无踪。

二十七、两擂台便建在剪刀尖上

雪叟笑道：“此人天生异禀，委实不凡，只可惜性情太刚了点。我本意令你二人早来，先往宾馆等候比斗，无意中见此峰，正对战场，风景甚好，黑

摩勒凑趣，给我买了许多酒食，说是犯不上吃贼党酒宴，特地将你二人引来。斜对面便是剪刀坪，少时他们吃完寿筵，就要动手。我师徒三人，暂作旁观。今日来人，各方都有，等他们打过一阵，再由峰侧小路绕去，与他动手。你那朋友梁成栋，黑摩勒已往招呼，令其隐在一旁，不见你二人，不可上前，当可无碍。等到事完，再随我回山修炼便了。”

二人闻言，同答：“弟子遵命。”往下面一看，原来那剪刀坪，乃是盆地当中凸起的一片石坪，其形如剪，两头分歧，地广数百亩，当中大片田庄，两擂台便建在剪刀尖上，每面一座，以便来宾斗法比武之用。坪地形势虽似剪刀，两边地面均甚宽大，但尽头处下临绝壑，其深莫测，比武时如被敌人打落，连死尸也找不上来。擂台乃黄土堆积而成，方广二十丈，东台专为比武，并有许多比试软硬功夫的设备，如莲花座、梅花桩、草上飞、踏雪无痕之类，均设在两条长有二十丈的黄土堤上，由入口起，直达台前，西台却是空的。

雪叟道：“今日来人，多是在江湖上有点名声的，比武原无足奇，内有一妖道，所养妖物，名为龙螭，口喷毒火，背有长鞭，中人必死，最是厉害。木尊者已有制它之法，本想早为除去，恰巧你大师伯守山红鹫，被一好友箫仙郑道长带来此地，正好由此鸟到时，将这妖兽杀死。木道友现身应敌时，我也前往相助。昨日已然议定，静候时机便了。”

二人陪着师父将酒吃完，同坐松下，观看下面动静。

只见主人所居房室，建在当中田庄的前面，土地平旷，屋宇崇宏，山环水绕，形胜天然，看去甚是雄丽，两边宾馆，均有平台凉棚，建筑陈设，无不华美考究。由正宅起，直到两边擂台以及去往卧龙峡口一带，到处悬灯结彩，笙簧迭奏，主客人等，往来如织，茶灶酒炉，不下数十百处，沸烟缕缕，随风摇曳，袅袅不断。这时又当早宴初开，上千桌酒席同时陈列，酒肴并进，天热人众，多在挥扇，遥望过去，好似万千蝴蝶，一齐闪动。

平台高楼广场大院之间，让座猜拳之声，嘈成大片繁喧，喜气洋洋，纯然一派繁华喜庆景象，不知底的人，绝想不到危机隐伏，已将发作，少时便起大量凶杀，转眼繁华也成灰烬了。

约有个把时辰过去，下面席散，所有人等，各自分坐待茶。主人方由正门走出，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，朝两边宾馆中转了一转，似向来宾称谢。也未听清说些什么。

二十八、再由光圈中看去益发清晰

等主人谢客之后，正面忽用木板，搭起一座大台，主人随同一伙人，上去落坐，把手一挥，台下面乐队便擂起鼓来。

三通鼓罢，细乐吹奏，两边宾馆中，便有人纷纷走下，去至中台，朝上行礼答话。

互相说了几句，便有两人，相对把手一拱，各顺着斜对东台那两道沙堤，往前跑去，两台相隔，只二三十丈，晃眼到达，双双纵上台去，摆开招式，略为交代几句，便动起手来。

台前地势宽大，除开两道沙堤和各种比武的设备外，两旁空地甚多，这一开始比武，除主台上四五十人未动外，来宾多半离开宾馆平台，纷纷赶去，一会台前人便聚了不少。

何杨二人存身小峰，相隔里许，方觉面目看不甚真，说话更难听到。

雪叟笑道：“你二人看不真切么？这个容易。”随说由怀中取出一枚铜环，望空一掷，立有两三尺方圆的一圈青光悬起，再向前面把手一招，本来居高临下，全景在目，再由光圈中看去，益发清晰，不特台上人的动作，一览无遗，说话也入耳清晰。

明远久跑江湖，相识人多，这才看出台上两人一个是北五省的镖头，花枪小李广草上飞周奎，另一人不认得，双方词色，好似含有深仇，各以全力拼斗，可是打了一会，敌人忽然跳出圈外，甘拜下风。

周奎站在台口说道：“方才这位朋友，昔年与我曾有一点过节，今日特地向他领教，自知才疏学浅，并非人前逞能，丑已献过，尚有要事在身，难于久留。请诸位照老山主的意思，随意登台，以武会友，在下恕不奉陪了。”说罢，跳下台去。跟着又有人上台，都是南北有名的镖头武师，照例交代动手，也是上来互较以前过节，开头打得很凶，不多一会，内一中人受点小伤，拜退下台，对方也不为已甚，略为交代几句下台，让别人上去。

明远先未在意，似这样接连七八回过去，上台比武的人，口气神情虽不一样，结局却是大同小异，点到为止。上来打得非常热闹，并无一人受什重伤，而得胜的方面，多是镖局主脑人物或者是名望较大的一面，也无人就台上，继续再与别人动手，方始明白。这伙人必是知道万贼父子阴谋毒计，不出手觉着丢人，上台又恐受人暗算，身败名裂，于是借着主人“平日有什过节，也可就地了断，只对方不死，便化敌为友，并将当日本领最高的人奉为盟主，联合一体，以全江湖义气”这几句暗含深意的假话，预先约好对手，假作有仇，上台拼斗，以全自己名望，等待终场，相机应付，所以打成一样结果。

明远正对于敏说：“这班人心思差不多，再打下去，必被对方看破。”

雪叟笑道：“他们心思白用，万贼父子，早有毒计，每条山口，均有埋伏，我们如不到来，除非甘心降伏，与他合流，或是回家改行，永不出世，一个休想溜走。你看小贼，同你们的对头，不都往东台赶去了么？”

二十九、多半假装有仇上台比斗

二人侧顾正面台上纵落四人，明远认得一是山西虎白成，一是霸王胡三旺，一是分水神蛟孟海泉，还有一人，生得蜂腰猿臂，粉面朱唇，穿着一身极华美的武生装束，背插双钩，束腰带上斜插着一排十二枝亮银镖，锋尖外露，映着日头，闪闪生光，貌相俊美，十分威武，只是目光闪烁不定，面带阴鸷险狠之容。

这四人中，倒有三个是自己的仇家，那少年便是小贼粉霸王金镖无敌万全。再看主台上，又多出了两道一僧和三个装束诡异的怪人，去年端午所遇一僧一道便在其内，料知恶斗将起。

下面四人已快走到台口，同时，台上比武的，也多出了好几对。

原来这些先上台的人物，果如明远先前所料，均想抢在头里，与预先约好的自己人比上一场，一面将平生武艺当众施展，以显自己成名非有侥幸，就便敷衍这一场，免被万氏父子的同党出头叫阵，败固身名俱裂，胜亦难免后患。

对方阴谋毒计，原由铁掌金丸鲍义与梁成栋二人，受了黑摩勒指教，泄漏出去，江湖上人多广交游，声气相通，转眼传播，得知底细以后，全着了慌。因为主人上台发话时曾说：“今日借着老夫生日，三杯薄酒，邀请天下英雄、各位异人前辈以武会友，大家都在江湖走动，彼此误会往往难免，万一平日有什过节，如能看在老夫薄面，就此和解，再好没有，否则便请上台一决胜负，由老夫作证，不论谁胜谁败，他日再见，便须化敌为友，不许再计前仇。”并有“到会人多，各位禅师道长，另约有人借地斗法，每人只此一场”的话，各在暗约人，多半假装有仇，上台比斗，实则胜负早已预定。

哪知大家一样心思，词色神情都差不多，后上台的人，惟恐回数太多，被人看破，有两个性急的，不等上面这一起斗完，纵上台去，几句话便打了起来，这一开端，多数学样，纷纷纵上台去，有的更一言不发，就动了手，仗着擂台地方宽大，各寻对手，并无妨碍，晃眼纵上七八对，后面跟踪而上者尚还有人，打得热闹非常。

二人正看之间，忽听雪叟道：“小贼上台，你二人可下去了。”二人领命下峰，绕道峰后，方想此去途中，敌党必先惊觉，哪知坪上，那么多人，均如未见。

二人身轻行速，里许途程，转瞬赶到，混进人丛之中，发现鲍、梁二人，俱在台口不远，一株树荫之下。方要过去相见，梁成栋似防敌人惊觉，摇手示意，不令走过，只得罢了。

这时对头四人，一纵上台，面齐向里，白成首先高声喝道：“诸位暂且停手，主人还有话说。”有几个机智一点的，见四人走来，知道不妙，各自分出胜负，已先纵下台去，下余数对，闻言也各纵出圈外，拱手齐问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三十、不由气往上撞

内有两对心粗气浮，并未看出来意，又想分了胜负再走。无奈这类虽是假打，因在场的人都是江湖明眼，既要假作真，把平生本领施展出来，双方各施全力，一毫含混不得，更须防到万一误伤好友，想卖破绽最难，非要凑巧不可。他们打得正急，没有停手。

万全素来凶狠，当日仗恃妖道，为其奥援，自信胜算全操，在场人的死活全在自己手上，益发目中无人。见这四人还在假打不已，首先不耐，纵上前去，厉声喝道：“今日主人以武会友，为全江湖义气，费了不少心力财力，并非想看江湖把式，建此擂台供人儿戏。到会英雄奇士甚多，不愿上台，无人勉强，只闹这些假过场做什，还不停手下台，莫非还要等人请么？”

先前诸人尚立台上，听出口气不对，因事前有高人指教，知道危机顷刻，不忍不行。

又见上台四人中，白成有名的心狠手黑，况又加上小贼邪法毒镖，不是人力所敌，好在白成尚未出语讥嘲。未等说完，俱各忍气负愧，各把手朝白成一拱道：“诸位有事，我等台下恭听，恕不奉陪了。”

台上四人，一名猛金刚赵勇，一名铁沙手双刀王冲，一名小仙猿方人杰，一名双头太保铁铜吴，也都是有点名望的绿林中人，这等无礼抢白，众目之下，如何受得住？又见小贼疾声厉色，神态强横，气势汹汹，已太难堪，不由气往上撞，纷纷停手责问道：“我们自知艺业不精，借此盛会，欲在天下英雄、各位老前辈面前献丑，请其指教，并无不合之处。你一非地主，二无仇怨，无端阻止，出口伤人，莫非这也是主人下帖将我们请来的用意么？”

万全两道浓眉往上一竖，目闪凶光，狞笑骂道：“你们这些鼠辈，小爷不值与你多说。你说我非主人，也和主人差不许多。我这地方，为请天下英雄比武而设，此事便我作主，不是借你们跑马卖解打着玩的。如嫌小爷话不中听，不妨一起过来，与小爷见过高下，教你们也见点世面。”

话未说完，四人便是泥人，也有土性，如何能耐？赵、吴二人首先同声怒喝：“小狗休得骄狂！似你这等无知妄人，不值多言。如何动手，你且说来。”

万全喝骂道：“我只凭手中双钩十二银镖，将你四人打发到枉死城去，省得占我地方。谁不服气，只管上来，愈多愈好，小爷绝不要人相助，你们来罢。”

原来万全方才买通使女下人，得知昨晚蔡金凤曾向父母明言力争，说此身绝不嫁人，不上台与人比武，又把自己贪花好色种种淫恶行为，连同这次贼父阴谋毒计，全说出来。

三十一、飞身迎上前去

蔡老夫妻因受老贼愚弄，又是多年老友，交情甚深，人又刚愎自信，对于阴谋一层，虽然认定决无此事，但对小贼淫恶之行早有耳闻。今日听得更多，心意摇动，乃女素极娇惯，决不肯强其所难。

万全知道善取绝望，只有横行，自恃妖人护符，又当色迷心窍、愧忿交加之时，一意孤行，哪有顾忌，本想立威逞能，对方这一翻脸，正合心意。

四人哪知死在眼前，只管怒火上冲，总是成名之人，谁也不愿意以多为胜。赵勇性急手快，已先动手，只得分退一旁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准备少时再上。

万全为人阴毒，立意要置四人于死，显他威风，见只一人动手，大骂：“小爷不怕人多，只嫌多延时刻费事。你们再不上前，小爷便先下手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左手钢钩朝赵勇铁棍一挡，也不还攻，双足一点，往王冲身前纵去，当胸就刺。

王冲万不料小贼这等打法，骤出不意，如非手急眼快，几为所伤，刚用双刀往外一磕，未及还手，小贼一纵身，又朝吴反手一钩点到。吴力猛铜沉，往外一挡，小贼又往左侧方人杰纵去。总算方人杰久经大敌，身法

轻灵，早看出敌人骄狂逞能，心想不动手不行，再说满腹恶气，也实难消，暗骂：“小狗休狂！任你本领多高，双拳难敌八手。何况我们四人也非弱者，只将你毒镖闭住，不让你匀出手来，谁还怕你！反正是福不是祸，适才所闻，只是传言，说得那般厉害，并未眼见，焉知真假？就此下台，以后何颜见人？”

心念一动，并不等小贼赶到，首先飞身迎上前去，将手中仙桃杖朝敌人双钩一打。

双方起势俱猛，身法又都轻灵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火星四溅，各自纵落一旁。赵、王、吴三人，被小贼这么一来，全都激怒，也各举兵刃，赶扑过来。

正要动手，方人杰大喝：“小狗与诸位兄弟且慢，听我一言，动手不晚。”说罢人已纵出圈外，面向台口，赵、王、吴三人也均停手。万全原意只要四人齐上，显他新近学成的本领暗器，冷笑道：“有话快说，不要耽误功夫。”

方人杰虽然久在江湖，足智多谋，最善取巧，遇到这样凶人，也是毫无办法。不过想当着众人交待几句，保全一点颜面，败固认命，胜了也有话说，是由对方逼迫，欺人太甚，并非仗恃人多。知他凶横，不可理喻，说话一多，保不突然发难。方人杰手朝台下一拱，说道：“我们乃主人用全贴请来，适才诸位看见，并非我等愿意如此。这样蛮横无理的小畜生，谁也不值当他人待，说不得，只好照他所说，以四打一，使诸位见笑了。”

万全听他骂人，不等话完，怒喝一声：“鼠辈纳命！”一晃手中钩，便即动手。赵、王、吴三人本就恨极，准备合力夹攻，见状如何能容，同喝：“无耻小畜生，休得暗算！”

照打，看刀！”人随声起，各摆兵刃，冲杀过去。

三十二、五人手法都快

小贼本领也实不弱，左手钢钩原是虚招，目光早就注定四面，一见三人各举兵刃，分上中下三路杀来，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右手钩撒花盖顶，往上一撩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吴当头一铜先被挡开。借劲使劲，将钩一带，吴

手中铜便被荡将出去。左手钩也自撤回，“拨浪分波”，往上一挑，铮铮两响，王冲双刀也被架过，荡向两旁，手臂俱被震酸，面前门户大开。同时小贼往起一纵，避开下三路赵勇的铁棍，就势分心便刺，身手钩法，端的轻快非常。如换常人，这一钩，不死也必带伤。总算王冲双刀也非弱者，见刀被挡开，敌人力大钩重，还手不及，知道不妙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快要倒地，忽然“鲤鱼打挺”，翻身斜纵出去。

另一面方人杰见小贼猛然下手，一面纵身闪避，话也说完，知道小贼今日行为已犯众怒，任凭如何下手，观众只有快意，决少同情。又见小贼这好武功，越有戒心，仗着练就一身轻功，身法灵巧，冷不防纵身赶过，意欲先下手为强，手持仙桃杖，照准小贼后心便点。

小贼忽闻脑后风生，知有敌人暗算，又看出方人杰本领最高，忿他口出恶言，立意拿他开刀。闻声更不回顾，也不再追杀王冲，一个“风飏落花”的解数，身形微扭，单足着地，往左一偏，让过仙桃杖，猛一翻身，左手钩照头就刹。右手钩正要拦腰扫去，赵、吴二人，一铜一棍，二次打来，只得

就势一翻手腕，连钩带挡，架了过去。

方人杰身轻如燕，落地无声，以为必要点中，不料仍被敌人惊觉，一杖落空，敌人身子，转风车也似反旋过来。情知不妙，总算本领不差，身法灵巧，刚把头上钩用杖柄架开，旁边便有人来接应，未遭毒手。

五人手法都快，这原是转眼间事。王冲回身助战，小贼哈哈一笑，纵身而起，将两柄雪亮钢钩，舞起两道寒光，在四面夹攻之下，上砍下隔，左挑右刺，只见刀光钩影，铜棍翻飞，互相击撞，响起一片铮铮之声，随着五团人影，在台上滚来滚去。

台下观众虽恨小贼凶横可恶，竟有如此本领，对方四个有名人物，非但奈何他不得，反倒时遇危机，几为所伤，不由脱口叫起好来。台下诸贼，再一喝彩助威，越发嘈成一片喧哗。

小贼身有妖人邪法护身，寻常兵器便被打中，也无伤害，本身武功又强，听众喝彩，越发卖弄精神，一边动手，暗中早将邪法准备停当。

小贼腰间所带十二支钢镖，均用毒药喂过，练就连珠手法，可以双手同时向外发放，本就厉害，见血六个时辰以内准死。自从拜了妖师，妄想借此一会，将到场的人一齐镇住，人财两得，名扬天下。惟恐倚仗邪法，人心不服，全仗真实本领，又恐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一个不巧，求荣反辱。为此与妖师商计，设下诡谋，表面仍作为以真实本领取胜，实则胸藏护身妖符，那镖也暗有邪法运用，对敌时，只消暗施邪法，不论用手一摸，或用钢钩朝镖一点，再往外一甩，全都能够打出伤人。

三十三、竟无一人看出那镖怎么打出

对敌四人自然不知底细，因觉四打一不能取胜，说将出去是个笑话，又急又愧之下，还在妄想各施全力夹攻，就至不济，也将小贼打成残废才能解恨。

内中方人杰，最是机警，见小贼本领虽高，以一敌四，并不一定能占上风。最奇怪的是小贼胆大得出奇，多厉害的险招都敢使用，中间曾被赵勇打中背上，那么沉重的铁棍，休说是人，便是块铁，也应打扁，小贼竟若无其事。

先还当他练有极好的硬功，跟着两个照面过去，又被自己一杖点中腰间，因恐小贼练有内功，刀棍难伤，特意猛下杀手，所点乃是致命之处。哪知快要点在小贼身上时，好似暗中藏有一层绝大的阻力猛撞过来，震得手臂生疼。小贼神情，好似一点不曾觉察，依旧手舞双钩，上下翻飞。自己久经大敌，内外功多好的人也均见过，似此情形，从来未见，心中惊异。

忽然想起，今早一班成名朋友互相传说密告之言，说小贼有妖人邪法暗助，不是人力所能取胜。再想起小贼适才那等凶横伤众，大背江湖规矩，不尽人情，如非有恃无恐，怎敢如此胆大妄为？

照此情势，分明先选几个有名望的人借故发难，杀以立威。

想到这里，心中一惊，方想纵出圈去，当众叫破。不料杀星照命，势已无及，小贼早舞动一片钩花，倏的一纵三丈多高，腰间毒镖，首朝方人杰

打到。

小贼身法巧妙，双钩并未离手，台上下那多明眼，竟无一人看出那镖怎么打出，只见一点寒星过处，方人杰怒吼一声，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

下余三人，同仇敌忾，见状悲忿，不等小贼落地，纷纷上前拼命。哪知小贼阴险毒辣，惟防被人看出破绽，本心不想全用毒镖取胜，最厉害的一个已死，越发放心。一见赵勇举棍朝腿弯上扫来，先放一镖，正中赵勇右臂，铁棍立时坠地。跟着人随镖下，猛力一脚，当胸踹去，赵勇觉着右膀一麻，铁棍脱手，刚怒喝得一声“小狗”，胸前又着一下重的，当时翻身栽倒。

小贼也真狠毒，见赵勇跌处，邻近台后悬崖，不等着地，右手钩朝吴铁铜一挡，左手钩搭向赵勇左肩，就势将人钩住，身子向左一个大旋转，用足全力，往外一甩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赵勇立即随钩甩出两丈多远，坠入台后绝壑之中，尸骨无存。

王冲正持双刀砍到，因小贼旋身急转用力又猛，骤出不意，几乎被死人撞了一下。

心中惊慌，手法便乱，略一迟疑，小贼乘机赶到身前，左手钩一晃。

三十四、便被踹落台后绝壑

王冲见四人死了两个，锐气大挫，心中发慌，未免手忙脚乱，双刀一架，妄想将敌人钢钩锁住。不料乃是虚招，还未接触，敌人钩忽撤回，一下架空。方觉不妙，左手刀回护前胸，右手一个刀花，分心就刺。

哪知敌人比他更快，横钩往外一带，双刀全被锁住。王冲百忙中还想要用力回夺，小贼顺水推舟，左手钢钩已朝他肚腹间“扑哧”一声直透进去。

吴 为人性情刚暴，虽被小贼猛力一挡，倒退两步，不但不怕，反欲死命相拼，恶狠狠由侧猛扑过来，举铜就打。

小贼知他无用，又恃邪法防身，并未回身迎御。左手拨钩，身子往右一闪，这时王冲尸身被钩扎住，本是往后仰跌之势，被小贼撤钩，猛力一带，腹中之物尽被钩带出来，尸身又晃了两晃，未及倒下，创口鲜血已随钩狂喷而出。鲜血先溅了吴 一脸，铜也打空，心方一惊，小贼更是阴坏，就势回钩一甩，钩头之物，正搭向吴 头上，吴 怎能禁受，“哎哟”一声刚刚出口，小贼右手钩已扎向右膀，铁铜立即堕地，同时左手钩照准咽喉便刺，一下透穿，紧跟着当胸一脚。

可怜吴 连人影也未看清，便被踹落台后绝壑。

他舞着手脚，直坠下去。

小贼晃眼之间，连杀四个有名大盗，心中得意万分，但深知所行犯恶，故意走向台口。

他拱手说道：“并非万某不说情理，只为他们四人，平日自恃会点手脚，欺我朋友。

因他来者是客，本心不想计较，不料他们不知进退，以致失手，全数杀死。”

他又道：“不过今日之会，实由我父子出头主持，借着主人寿诞之期，

以武会友，就便解消各人的仇怨过节。如肯听劝言和，少时便与万某一同歃血为盟，如若彼此不服，或是仇深恨重，定要见个高下，也各随自便。除这擂台外，并在台下设有两道十丈长的沙堤，上插各色花桩，如欲先比较硬功夫，便请由前面入口，起步上去，各显身手，以凭公断。山主原意今日人多，不问是谁，每人只比一次。在下虽只半个主人，惟想多向诸公领教，人数多寡，却是不拘。因今日有几位至好受人无故欺凌，去年约好对头，来此一决胜负，还有两位神僧真人，约有一个狗叫花，在西台斗法，人虽未到想必不致失约。在下身为主人之一，不便占先，只等诸位试完，再行上台候教便了。”

三十五、花枪小李广草上飞周奎首先忍耐不住

台上众人见小贼如此残忍狂傲，除贼党外，大都激于义愤，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。

内有两个不知底细的能手，心中有气，正要向前答话，先与小贼见个高下，山西虎白成忽然抢向台口，把手一拱，喝道：“诸位且慢，听我一言。在下白成，昔年与开封天胜镖局总镖头梁成栋有点小过节，想借主人盛会，作一了断。另外我两个拜弟，胡三旺、孟海泉，因赛龙舟，也被天胜镖局副镖头何明远逞能出头，心中不服，约定在此相见。今朝查看客簿，得知梁朋友居然光降，何朋友今朝方自赶到，不知何故，忽然不见。

我想他和梁朋友，在黄河两岸久负盛名，想必不至失信，少时定来赴约，这且不提。自来开场没有好戏，我与胡、孟二弟金兰至好，胜似一人，因我痴长几岁，照例有事由我出头，不问梁朋友约来多少高亲贵友，均由在下一人领教。好在沙堤长有十丈，末了还有那么大一个土台，我由入口起始奉陪，就着各种花桩飞索，一路领教过去，不问对方上来多少人，我只打到台上分了胜负便即退下，再让别位登场。虽与主人所说稍有不同，时候却不至耽延多久，还望主人与各路英雄原谅才好。”

万全接口道：“老山主先前那等说法，原因在场人多，恐似先前台上那几位乏货，只会几下毛手脚，想要人前卖弄，又恐遇见能手，伤了平日虚名，特地约了党羽上台假打，平白耽延时候，教人恶心，如有奇才异能之士，便以一当千，又有何妨？我们还多开眼呢。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先上台的那班人大多愧忿难当。内中北五省的镖头，花枪小李广草上飞周奎，首先忍耐不住，因是成名多年，又与老贼万彰相识，只管气极，仍想保持他名武师的气度，由人丛中，轻轻一纵，便到台前，两堤中间，空地上站定，拱手向上说道：“本来双方比斗，强存弱亡，近日人心大变，只有本领，便可横行，无须讲什么情理，不过江湖义气，仍然有人看重，仗义拔刀，也是人情。万小山主，说得有理，本领也真高强，在下周奎不才，也曾学会几手毛拳，意欲先行领教。彼此素无仇怨，也不必动什刀枪，就照文比方法，往沙堤花桩上领教一回，不知哪位容我献丑？”

万全虽知对方乃北五省有名人物，与贼父相识，并未见过，一听这等说法，又见群情忿激之状，也知道说话伤众，少时必要相机为敌。虽然不怕，一则人数太多，想等真正高明人物上场，再行出手，一举便将余人镇住，免得多费心力。又觉对方总是父亲朋友，素无仇怨，如下毒手，必要遭人议论，

更不知姜是老的辣。

三十六、飞向莲花桩上立定

周奎先还不想与人结仇太深，一面想挫小贼凶焰，一面仍想保持双方情面，不与交手，只当众给他一个没趣。上来便是稳妥主义，既不点名约斗，以示无仇，出时也未显出真实本领，先前又是第一个上台，几个照面便得胜退下。

小贼未见，不知对方深浅，见他身法寻常，除稍微顾虑外，毫未放在眼内，闻言未及答话。

旁立分水神蛟孟海泉，因以前手下盗党山东行劫，曾吃对方的亏，早想报仇，未得其便。此时在旁看出便宜，以为此人成名最早，今日见面，不过如此，仗恃练就轻功，既想报仇，又想当众显耀，抢前说道：“周镖头，三年前，小徒王彪承蒙相让，送他一箭，难得在此相遇，我愿奉陪，先去堤上领教阁下软硬功夫，未了再到台上一分高下如何？”

说罢纵下台去，拱手道一声“请”，便往尽头沙堤跑去。周奎料定小贼狂傲必要出手，谁知仇家先上。胡、孟二恶上台时，原早看见，见他满脸杀气，未等答话，便往前跑，知非自己敌手，心中好笑，准备一出手先给他一个下马威，立说：“孟庄主见教，再好没有。”说罢回身跟去。

小贼是不想和周奎动手，白成却深知对方武功不可轻敌，无如孟海泉急于报仇，已然先走，无法阻止。心道这类文比，不致受伤，等到败退，自己再上不晚，也就罢了。

沙堤长只十丈，那起点处乃是二十来块薄木片扎成的一朵莲花，大约二尺方圆，用一竹竿托住，轻飘飘地插在堤上。比武的人，照例纵身花上，互相交代两句，再顺沙堤，就各种花桩刀阵飞索比赛武功。孟海泉原是行家，跑到堤端，回顾身后，周奎回身追来，相隔还有三四丈，除看去脚底颇轻，神态从容，别无足奇，心方拿稳。待要前赶，忽听喝道：“朋友怎的性急，怨在下僭先了。”同时，疾风飒然，一条人影，忽由身旁飞过，再看前面，周奎已一跃两三丈高远，飞向莲花桩上立定，宛如飞鸟翔集。休说木桩，连莲花瓣也未见摇动，身法更是轻妙、美观已极。看得旁观诸人，密雷也似，同声喝起彩来。周奎先声夺人，孟海泉不由大惊。

孟海泉此时，如若知难而退，本可无事。也是杀人太多，恶贯满盈，就此退下，未免难堪。又以为上来虽然相形见绌，自己尚有拿手本领，就不能胜，也可稍挽颜面，怎么也比不战而退强些。表面若无其事，仍往桩上纵去，到了上面，拱手说道：“周朋友轻功真好，孟某甘拜下风。堤上设备颇多，孟某不知进退，尚欲分别领教，以开眼界。”

三十七、就在这二百一十六把刀尖上作个了断如何

周奎早看出花前乃是一片刀阵，每边共用一百零八口三尖两刃极锋利的钢刀摆成八卦阵式。疏密相间，插在堤上，刀杆乃栗木所制，细才如指，又脆又硬，插土不深，离地五尺来高，极容易折倒。

照例比武的人，由花桩飞纵刀上，按着所排阵式对敌或打一套拳，将阵走完，不但不能踏空下坠，稍有折断，便算是输。但是这等比法最难，必须内外家功夫均臻绝顶，方敢上去，会的人太少。

万贼父子好大喜功，因知蔡威夫妻有此专长，别的江湖中人却少听说，自己恰巧约到一位能手。连那白成，均擅这类武功，有心炫弄，并还特地陈设在头一关上，但因这类绝技绝少会家，双方比武，各有专长，又在正中另设下一列刀堤，只是紧插土中，刀尖向上，高至尺余，比武人如不愿在刀阵上施展身手，由刀堤上走，亦可通行，直达前途梅花桩上，愿否悉随客便。

可是这类刀堤，走起来也非容易，共有两种走法，一是施展草上飞的功夫，飞驰刀上，鞋底不许稍微扎破；一是走过以后，刀锋尽折，刀不许歪，或者连尖踏入土内，不令现形，第二种走法更难。周奎见仇人出场，立动杀机，改了初念，立意为本行商旅除此大害，一听说请，口答：“周某无不奉陪。”身随人起，首往正中刀尖上纵去。

孟海泉初意踏刃入沙练有专长，花桩上发暗器更是拿手，本定是往刀堤上纵，因刚才起步太快，受了挫折，这一等待，做梦也未想到对方会往刀阵纵去。先已开口说请，不能不算，先见敌人虽然单足纵向刀上，身子连晃两晃才得稳住，不由又生轻视。心疑敌人不精此道，只想由上走过，暗忖对方不会，便装糊涂，各由刀阵上走向前面花桩一拼，以暗器置其死命，对方如会，便加小心，敷衍一阵，等到前面再说。迫于形势，也未细想，随同往上便纵。

刚到上面，周奎仍用金鸡独立身法，站在刀上拱手笑道：“今日人多，我两人胜负须要早决，明人不用细表，朋友在黄河上下游伤人甚多，我早拟登门拜访，彼此心意正好相同，今日反正须分死活存亡，无须做什假过场，耽延宝贵时光，使各路英雄见笑。

先前我曾当众言明，只是艺业不精，领教高明，虽见朋友在此，并未想在当地一分胜败，既蒙指名见教，想必不致中途而退。我意就在这两堤二百一十六把刀尖之上作个了断如何？”

三十八、下面一粒便被一脚回敬过来

孟海泉本来凝神提气稳住身形，站在刀上，方觉人言刀阵单摆浮搁，一碰就倒，多好轻功，难在上面打完一套，有点过甚。再见敌人不能在上久立，几句话的工夫，已换了两处地方。未了并寻一刀插较密之处，双足踏刀而立，好似功夫不如自己，因忿出语讥嘲，扣得甚紧，不由气往上撞，脱口喝得一个“好”字，猛想起照敌人初上花桩，身手怎会如此，莫非有诈？

话出如风，已自无及，便将暗器取出，喝道：“鼠辈休狂！今日有你无我。不论拳脚暗器，胜者为高，你敢应么？”

周奎哈哈笑道：“朋友何须着急，你那几粒铁莲子久已闻名，任你发完，我再过去如何？”

孟海泉闻言，正中心意，随口答道：“八卦刀阵不比平地，你站好了。”随说，三粒铁莲子，早分上中下三路，照准周奎打去，满拟一击必中，哪知周奎身子并未移动，双手上下一晃，两粒铁丸立被抓去，同时，左脚独立刀上，右腿微抬，下面一粒，便被一脚回敬过来。

孟海泉骤出意外，几被打中肩上，当时吓了一跳，愧忿交加，又急又怒，猛把下余四粒连珠打出。那铁莲大如鸽蛋，孟海泉仗以成名，自恃百发百中，向例只带七粒，这次更是加倍用心，哪知仍是无用。只听当当两声，头两粒被对方用先收去的铁丸反打回来，四丸相撞，火星四溅中，全数撞落，飞坠一旁，下余两丸又被双手接去。心方着慌，无技可施。

对面周奎见他停手，正要喝问，忽听台上白成大喝：“二位且慢！”似要赶来。周奎知二恶交厚，看出危机，必来相助，反正仇怨已深，便把心一横，打定除一个是一个的主意，纵令敌党有妖人暗助，好歹将本捞够再说。英名已立，少时虽败犹荣，急不如快，以免延误。心念一动，立往对堤刀阵上纵去。

孟海泉闻声侧顾，见白成出头发话，心方一宽，眼前一晃，一条人影已带着疾风扑到面前。知道敌人不听招呼，存心想致己命，两堤相隔数丈，起落均是虚插沙土之中的长刀尖，竟然凌空飞渡，轻逾燕雀，本领可想而知。虽料绝非其敌，心中惊慌，仍想白成近得高人传授，练就七步劈空掌，八卦刀阵又所擅长，沙堤长只十丈，转眼便可赶来相助，只应付得两下，在人来以前不被打倒，便不致身败名裂。就算打不过敌人，凭自己的本领，专一防御，总能支持，方喝“且慢”。周奎冷笑道：“鼠辈无耻！暗器打不着人，又想赖么？”说完，伸手一掌。

三十九、身才离刀猛又觉对方右掌一扬一按

孟海泉本意延挨待救，一则敌人话太难堪，又见白成已然下台赶来，心胆一壮。见对方独立刀尖之上，近在身前，妄想出其不意，就说话分神之际，冷不防猛下煞手，将人打倒。

这类刀阵，有一定的步法，所插钢刀，有疏有密，各有远近，单是在上打拳，武功稍欠精纯，还可无害，一有对手，前后左右、上下轻重皆须顾到，丝毫错误不得。一招过去，不问胜败，进退落脚之处，事先须有成算，更须提气轻身，稳住身形，而能在上面动手的人，必是强敌，稍差分毫，不死必带重伤，踏空坠落，丢人认输，尚是不幸之幸。

孟海泉心怀诡计，见右侧刀插最密，早将下落之处相好，准备一击不中，往右纵去。

不料对方早就提防，恰是一同发动，手刚打出，被对方左手一挡，其硬如钢，手臂酸痛欲折。知道不妙，赶忙往侧纵去，身才离刀，猛又觉对方右掌一扬一按，立有一股绝大的劲力当胸压到。当时肺腑皆震，逆血上涌，口内一甜，两太阳金星乱迸，眼前一黑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凌空往后面刀丛中仰跌下去。

只听一片咔嚓噗哧之声，长刀折断了好几根，内有两刀，竟由背底穿

透前胸，鲜血乱冒，狂叫一声，尸横就地。

同时，白成也和一人，在堤中段梅花桩上动起手来。

原来梁、鲍、何、杨四人，都是天性义侠，早看不惯贼党无理横行。梁、鲍二人，又与周奎至交，知他不甘受辱，实逼处此，并非本心，如为贼党暗算，一世英名付于流水，本在留心防备，及见他这好武功，方自暗赞，白成忽强出头，越发不平，方要迎头拦阻责问，不料另一能手也被激动，未等上前，一个鬓插一朵红绒花的白衣壮士，已由人丛中一跃三四丈高，远远飞落当场，拦住白成去路，怒喝：“刀阵上两人本有过节，各凭本领，强存弱亡，此时胜负未分，你意欲何为？”

白成一向骄横，生平只在梁成栋手下败过一次，新近练成绝技，誓报前仇，越发心高气傲，自信无敌。因见同党危急，赶往援救，不料被人阻住，所问的话，又极有理，再见观众多在耳语、冷笑，急切间被人问住，无话可答，其势不能不理，舍了对方越向前去，事又紧急，恼羞成怒，大喝：“无知鼠辈，休要找死，快滚！”扬手便是一掌。

对方并非庸手，见白成如此凶横无理，怒喝：“狗贼欺人太甚，今日教你知道铁面二郎吕昌的厉害！”随说，随即伸手一挡，两个照面，便往梅花桩上纵去，口喝：“无耻狗贼，小爷要看你的梅花三十六手有什么门道，你敢来么？”

四十、那梅花桩高约三尺

白成一听，壮士乃西南有名人物，天门三老新收门徒小三侠之一，知道不论胜负，均不好惹，无如势成骑虎，欲罢不能。同时瞥见孟海泉已遭惨死，胡三旺情急赶去，被仇人梁成栋中途接住，就在两堤当中空地动起手来，胡三旺岂是仇人对手，分明又是一个送死的。

另一面，何明远也在此时出现，纵上台去，与万全打在一起。台前还站着两人，内一少年，神情似个会家，一是嵩洛间负有大名的铁掌金丸鲍义，与自己原本相识，此时却和仇敌一起，也是一个极难惹的。

还有两人正往台上飞纵，一是九首飞鹏张文，另一人是个黑衣急装、看去十五六岁身高的小黑人，身法却快得出奇，上台便开口喝骂。这一来，台上下便乱了章法，观众又纷纷喝彩，似为仇敌助威，借以出气。白成只管愧忿交加，但是心有顾忌，本想略占上风，再寻梁、何二人报仇，开头并未施展毒手。

吕昌也是少年气盛，自恃得过高明传授，只知敌人内外功都好，没想到用了三年苦功，竟把当年威镇江湖的雷家独门七步劈空掌练成，更不知敌人顾忌他师徒的威名，不愿结仇太深，未施毒手，只管施展师门心法，一味进攻。

白成渐被激怒，喝道：“鼠辈不知好歹！我念在彼此无仇，本心不肯伤你，你偏不知进退，再不服输退去，我劈空掌一下，悔无及了。”随将手法一变，先仍不肯遽然发难，并还特意警告打算惊走敌人了事，哪知吕昌心刚好胜，依然不知进退，反因自己提醒，封闭更严，越发激怒，把心一横，决计下手，有什么后患，将来再打主意，便把七七四十九掌全施出来。

始而在桩上移步变招，挥动两手掌，上下翻飞，掌风过处，呼呼乱响，后来越打越急，一掌紧似一掌。

吕昌到时方觉厉害，知道这类掌法，不必上身，七八步内，稍被掌风扫中，筋断骨碎，不死必伤。虽然心惊胆怯，仗着武功精纯，练就内家真气，只要不被打中要害，仍可无事，依然不甘败退。

双方十几个照面过去了，白成看出敌人练有内功，封闭又严，不易打伤，忽生一计。

那梅花桩，高约三尺，下半深插土内，虽比刀阵结实得多，也是木制，上用木片做出梅花形式，三五为丛，远近不等，人在其上比斗，步法也错不得。

这时，两下相对颇近，打得正急，白成故意卖个破绽，先是一掌打空。吕昌难得遇到这等机会，不容二次发掌，照准敌人右手脉门，一掌砍下。白成就势装作不及应付，一闪身，便往相隔丈许梅花桩上纵去。

四十一、猛觉脚底木桩一歪

吕昌因这类掌法，着重空劈空砍，相隔一远，越是难当，心中也疑有诈。退避是假，但未防到另有诡计，心念一动，立即跟踪纵去，意欲迫得敌人不能施展全力，以自己的本领，仍可相机取胜。落处两桩相对，相隔约有三尺，旁边梅花桩罗列，疏密相间，但均在丈许左近。

白成早已相好形势，双方恰巧先后纵到，首尾相衔，分落堤上。

吕昌见敌人背朝自己，方想用内家劲功，就势照后心要害一掌砍去。不料白成倏地旋风般转过身来，左手往上一挡，同时右手舍人打桩，朝下一砍。手法绝快，多坚固木桩，也禁不起劈空一掌，当时折为两段。

吕昌正待起飞，猛觉脚底木桩一歪，知道中计。就在这个将断未断之际，连忙提气飞身，待往左侧桩上纵去，无奈桩已折断，难于用力，身虽离桩而起，但已失了平衡。

白成见状大喜，自然不肯放过，跟手一劈空掌打去。如换别人，这一下打上，决难活命，总算吕昌武功精纯，应变快，身刚飞起，猛然惊觉后背心业已整个交与敌人，反正步法已乱，不能落到前面桩上，一听背后疾风扑来，情知不妙，凌空把身一侧，一个落叶惊风的解数，翻向桩侧空地之上。虽然保住性命，左肩膀已被掌风劲力扫中，几乎折断，料已残废，危机已迫，逃也无用，心方惊慌。

白成也觉仇怨已成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打死再说。正待追上前去，再下毒手，忽听有人喝道：“吕兄误中诡计，并非真败，不值与狗贼计较，待我上前，取他狗命。”

话未说完，人先飞到，来势又猛又急，正迎在白成前面，举拳便打。白成定睛一看，正是何明远，先前曾见他与万全交手。一会，张文与小黑人，双双赶到，互相喝骂了几句，便改为张、何二人做一对，小黑人与万全做了一对，打得正难解难分。老贼万彰想是看出小黑人厉害，恐怕儿子吃亏，带了几个新到的好帮手赶往台上。不料人丛中飞上三人，混战一起，白成和吕

昌打得正急，偶然瞟上一眼，并未看清，这时何明远忽然赶来为敌，张文多半为他所败。白成知他武功精奇，与梁成栋齐名，不是易与，忙伸手一掌劈去。

哪知明远岳阳、四川之行，得有三侠等人指教；前在鲍家，又问出白成练有劈空掌，鲍义恰是此中能手，虽然日期太短，功夫不纯，但是日前巧遇仙缘，得服灵丹，学了剑诀，短短三数日间，竟增加不少功力；来时又受高人指点，特意飞得极近，一见掌到，左手一挡，单足一垫劲，便往右侧桩上纵去。

四十二、突然头前脚后往下扑来

白成恨极梁、何两人，以为明远觉出自己厉害，不敢力敌硬对，意欲闪避。晦星照命，急切间也没有想想，张文那高本领，更有一身暗器，怎会败的。

一见明远也是背向自己，只纵得不高，贴着一排梅花桩向前平窜。那一带梅桩错列有十来根，看神气似要往第七八根桩上飞落，暗骂：“鼠辈找死！”猛一劈空掌向前打去，因有宿仇，这一掌竟用了全力。满以为明远身向前倾，脊背朝天，人离桩尖，不过才二三尺，这一掌，脊骨内脏必要震断，人身再平跌桩上，吃桩尖一扎，前胸也必洞穿，万无生理。

一掌发出，眼看成功，明远倏地身子一侧，单足往第四根桩上微微一点，一个风摆荷花身法，避开掌风。紧跟着一个“黄鹄摩云”，脚就桩间一点，凌空而起，离地一丈多高，再化一个“神龙掉首”，突然头前脚后，往下扑来。

白成刚看出敌人身手轻灵，比梁成栋还高，人已纵起，宛如一只大鸟凌空下击，来势神速异常。当时一惊，想要迎御，无奈全身真力都用在右手臂上，一掌打空，失了平衡。身法已然欠稳，又见敌人直似飞鸟搏兔，来势又猛又急，难于招架，心中一慌，忽变主意，奋身往侧纵去，这一举棋不定，自更吃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晃眼之间，明远已当头扑到，白成人也离桩而起。明远来势较快，正好赶上，就空中伸手朝白成腰间哑穴点去。

白成闻得一阵疾风，随同人影，由身后扑来，知道不妙，百忙中还想抵挡招架，无如身已悬空，难于施为。未及翻身回手，猛觉腰间被人点中，身子立时麻木了大半边，刚脱口喊出“不好”两字，“吧”的一声，后心又被打了一掌重的。当时将心脉震断，一声怒吼，口喷鲜血，打跌出去一丈多远，撞向两根梅花桩上，死于就地。

明远也纵落地上，见吕昌托着一条受伤手臂，面有愧色，正走过来，迎前说道：“小弟何明远，吕兄误中狗贼暗算，回山调养，恐延时日，小弟带有天胜镖局秘制伤药，半服半敷，颇有灵效，虽然这类真伤，全仗本身功力才能复原，用以活血止痛，也颇有用。”随取一包伤药递过。

吕昌甚是感激，苦笑道：“我原知此贼练有劈空掌，不想一时疏忽，受了暗算。此贼著名手黑心毒，如非兄仗义，命也难保。少时事完，再谢恩

德。小弟现住友家，可能奉邀一叙么？”说时明远遥望西台上，师父雪叟同木尊者已然现身，正与几个妖僧妖道相对。

四十三、仍是一片纷乱

明远还见另有两个不相识的随同动手，刚把飞剑放起，鲍义、杨于敏不知去向，知妖人盗党伏诛在即。

恶斗方兴，像吕昌这样的人，平日遇上自愿结交，无如出家在即，无暇及此，自来惺惺相惜，恐遭波及，对他道：“今日老贼万彰，约有不少厉害贼党和好些妖人，暗用阴谋毒计，想夺蔡威财产，强迫蔡女金凤嫁与狗子万全。一面仗有妖人护符，和所约贼党将各路英雄一网打尽。顺他者生，逆他者死，使狗子一举成名，为南北英雄盟主。转眼便有一场大凶杀，邪法飞剑，均非人类所敌，现在老蔡夫妻为妖贼挟持，不能自主。

吕兄受伤未愈，不宜动手，东台右侧，有一小道，通一小峰，如能由此退出，或是觅地暂躲，试完再走，比较稳妥。小弟近已看破世情，只为群贼约斗，不能不赴，事完必要入山。现在西台斗法比剑，已然开始，家师也在台上。此外当有约会，请各便罢。”

吕昌闻言，好似有什么急事，匆匆答道：“多谢兄台指教，异日道成云游，如过湖北天门，尚望驾临一谈。行再相见，告辞了。”

明远见他比自己还要着急，说完便往当中大寨赶去，步履如飞，晃眼走出老远，只不似要退出避祸情景。这时台下观众虽杂有不少盗党，但为自己这面几位英雄侠客威势所慑，互相观望。只本领较高的有限几人上台助战，余者仍在观望，意似想等妖人获胜，再起暴动。

非贼党的一面，多是久跑江湖的武师，先已得信，再见形势越凶，西台上又是剑气纵横，烟火狂喷，人兽毒虫，一齐施威，先前传言，一一应验，自然触目惊心，各谋自保，纷纷四散，双方并未争杀，仍是一片纷乱。

他们正要转身，再看东台，川东三侠、黑摩勒与小贼万全这面，七八个敌人，恶斗方酣。另外台上，倒着几个死了的盗党。他们因见贼党人多，欲往助战，忙即纵身赶去，刚到台下，梁成栋早把胡三旺杀死，又打死两名有力盗党，纵身赶来。

两下刚刚会合，台下忽又纵起数人，俱是在正面主台上陪伴妖僧的绿林有名巨盗。

他们刚把妖人送往西台，因与白、张、孟、胡四人俱是深交，闻报诸贼，为人杀死，大怒赶来，欲为报仇。何、梁二人，立时接住，台上越发成了混战。

原来先前明远见白成被吕昌拦住，小贼万全见孟海泉形势危急，似欲往援，不由激动侠肠，纵上台去，喝道：“小贼，你父子阴谋，业已败露，死在眼前，还敢仗势欺人。”

四十四、斜刺里忽飞来一条黑影

话未说完，万全先见白成被人阻住，料知孟海泉越发凶多吉少，刚要纵身往援，不料明远仗义来阻，势子又急，两下几乎撞个满怀，不由大怒。不及取下双钩，举拳便打，一面喝问：“鼠辈通名受死。”

明远喝道：“太爷何明远，少时教你知道报应。”于是动起手来。

万全见明远，比他还要力大身轻，武艺精奇，知是劲敌。所佩妖符，只防前后心与两臂腰腿等处，所用兵器月牙龙须钩，又是独门传授，用以迎敌，只将头护住，此外周身刀枪不入，因见敌人，不似带有兵刃，未便出手，动作又极神速，急切间，匀不出手来。

他忙即纵出圈外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我今日强存弱亡，无须讲什么情理，何不将你兵刃取出，早点分个高下存亡。”

明远负有师命，须等自己人齐。听到招呼，西台斗法将终，方杀万氏父子，此来不过阻其为恶，不想当时取他性命。又因所佩短剑，神物利器，削铁如泥，暂不便取用。

方要答话，九首飞鹏张文，因在峡口，与明远暗中较劲受挫，心中怀忿，刚刚赶来寻仇，一见明远上台动手，立时追纵上去。

正要发话交手，斜刺里忽飞来一条黑影，凌空七八丈，箭一般直射台上，落地乃是一个形貌丑怪的小黑人。

来势突兀，宛如飞将军自天而降，先声夺人，便万、张二贼那么骄狂自负的人，也被震住。又不知道来意敌友，各自呆了一下。

小黑人咧着一张厚嘴唇，手指张文，笑对明远道：“这老贼身上，带有不少破铜烂铁，想孝敬你，留点人情，少时落个全尸，专为找你而来，不可不理。但不要招上他的贼气，那一小狗贼，由我对付便了。”

二贼闻言大怒，同声喝骂：“鼠辈通名受死。”万全臂上双钩，早已乘机取下，看出来人身材瘦小，看去不过十五六岁，本领颇高，意欲先下手为强。口说着话，冷不防纵身上前，扬钩便砍。

哪知他快，敌人比他更快，身形一晃，人便不见，身法之快，从未见过。万全一钩砍空，敌人已纵向身后，万全心还自恃邪法护身，左手钩盘花盖顶，护住头面，忙急旋转身来，敌人身形，还未看清，“吧”的一声，左脸上便挨了一个大嘴巴，当时肿起老高，槽牙也被打动，顺嘴流血，疼痛非常。

万全初吃这样大亏，不由愧忿交加，暴躁如雷，将手中双钩，舞了一个滴水不透，旋风般杀上前去。

小黑人直似毫不在意，也未用什兵刃，只凭一双空手，窜高跳矮，纵跃如飞，围着万全前后左右，滴溜溜乱转，抽空便照头脸腰肋等处，来上一下，再不抓上一把，也不伤他性命，逗得小贼，怒火上冲，眼中似要冒出火来，恨不能把敌人生嚼下去，才称心意。

四十五、专找软筋和引人发笑处抓来

但是敌人神出鬼没，飘忽若电，不可捉摸，一任施展全副本领，把吃乳的力气都施展出来，一毫也奈何不得。每隔三四个照面，定必挨上一下。

小黑人很是促狭，打虽不轻，小贼仗着练有内功，还能禁受，那抓却是专找软筋和引人发笑处抓来，不是又酸又胀，疼痛非常，就是教人麻痒得笑出声来，再也忍耐不住。

小贼几次喝问，姓名来历，令取兵刃交手，小黑人笑道：“我那姓名，说出来，必要吓你一跳，你一害怕，跪下求饶，我心肠一软，岂不又给世人留下一害？再说我哪里逗狗熊去？你反正是恶贯满盈，到了时候，我自会打发你见阎老五去，早晚是死，心急做什？我那兵器倒有，你也不配见它，我本领比你高，这等打法，最为公平，你害人一多，今多吃点小苦，还不够利钱呢。”

万全不知敌人便是当年名震江南的黑摩勒，妄想激动敌人，用兵刃对敌，免却连抓带打，哭笑不得。一见对方，不听那一套，众目之下，无计可施，只得咬牙切齿，忍受痛苦，一面以全力应敌，暗中准备稍有还手空隙，立发毒镖，置敌死命，于是打了一个难解难分。

旁边张文，积年为寇，自负盛名，仍按江湖规矩形式，互相交待过场话时，被明远拿话一激，说是此来忘带兵刃，如有本领，不妨各用拳脚，暗器任发，以为身有九种暗器，满腹自恃，敌人万无生理。

哪知明远武艺高强，还在其次，身轻力大，超出想象之外。张文始而势急如风，无法缓手，虽有暗器，难于施为，好容易卖了两次破绽，先发九片毒药钱刀，被明远用劲功，打落了六片，下余三片，还未用上，便被纵身赶来，逼得无法施展。

第二次，看出敌人练有内家气功，又用五毒飞蝗弩，去打敌人口眼咽喉等致命之处。

连将五箭发完，俱未近身，便被敌人拳打脚踢，一齐坠地，末了一枝，还被接去，回敬过来，几乎反伤自己，方始心惊着慌。

略一分神，明远因有黑摩勒事前警告，知道敌人厉害，暗器甚多，几次想施杀手，未得其便。又听远远喝骂，老贼万彰，同了几名盗党，正由下面赶来。

虽有黑摩勒在，终觉贼党势盛，最好去了一个是一个，惟恐夜长梦多，本想冒险进击，难得遇到这等机会，自不肯放，就着敌人闪身避箭之际，人也随同飞身纵到，扬手一刹掌，“独劈华山”，照顶便砍。

四十六、各施轻功绝技打在一起

张文不料这一次，明远会想一举置他死命，竟用险招，甘犯武家之忌，把内功真力劲气，运向右手臂上。这一下休说血肉之躯，便是一块大石，也必被他砍碎。张文还以为敌人虽然力大，应敌却极谨慎，此举多半虚实兼用，也许中藏杀着，一个闪避不得法，反倒中计。不但未躲，竟打算将计就计，横臂往上一挡，同时用左手，去攻敌人右肋要害，跟着一横身，再起左脚，用独门铁腿，照敌人小腹踹去。方觉自己，久经大敌，应变沉着，这等还攻，

有胜无败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敌人会以全力，直劈下来。

行家对敌，棋高半着便分胜败存亡，何况对方又均内功能手，这等性命交关之际，丝毫也差不得。

明远见他横臂架隔，知己上当，心中暗喜，猛再加劲，两下一撞，“嚓”的一声，张文右腕立断，知道不好，痛极心慌，再要逃避，已自无及。明远就着老贼右膀一沉之势，手腕一翻，朝老贼前胸猛力一按，口中一声喊，张文立觉千斤重力随着铁掌压向胸前，两眼一黑，只喊得半个“喂”时，当时断气，倒地身死。

明远回顾万彰等也刚纵到台上，斜刺里又飞来三人，将新来诸贼迎住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去年入川拜访的川东三侠：巨灵掌马、铁抓方明矩、天外飞鸿鲁瑜，心中大喜，正要上前相机助战，忽听黑摩勒高声喝道：“梅花桩上白衣少年，乃天门三老门徒吕昌，不知白成狗贼练有雷家劈空掌，迟早必受暗算。狗贼掌法乃别人偷来传授，连教他的人均未学全，须用轻功隔空直打，不能随意挥舞，近了便差，师弟快往相助，此贼万留不得！事完快来，等你一到，我和马、方、鲁三兄，便打发这群狗贼去见阎老五去，时候也快到了。”

明远应声走后，马与万彰做了一对。鲁瑜看准内中一个洗手多年的老贼长臂仙猿侯三才，各施轻功绝技，打在一起。

方明矩将两柄练子仙人抓舞起两道寒光，一团白影，独斗下余三贼。不消三四照面，内中一贼，首被钢爪击中头顶，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跟手又是一抓，击中另一贼的后背，抓尖深透入骨。

方明矩一甩一抖，连尸首也被抓头带起，甩出五六丈高远，飞落台后绝壑之中，鲜血洒了一地。那贼身材偏又高大，少说也有二百来斤，方明矩直似抖空竹般随手抛出，毫不经意。

这一空中飞人，台下人心大快，贼党也全被镇住。黑摩勒边打边喊道：“方大哥，时还未到，你留一个毛贼逗着玩磨时候多好，这么心急做什？贼党一怕，不敢再上，必要溜走，将来又去害人，你何苦来呢？”

四十七、瞥见西台上虹飞电舞

万彰毕竟年老成精，见多识广，先听人报，来了强敌，因为处心积虑，用尽心机，党羽众多，大半能手，又有妖人为助，防御周密，自信甚深，不以为意。等把众妖人送走，连接警报，心中奇怪，同了几名新到的有力党羽，赶往查看。

初意仍想狗子武功甚好，更有邪法防身，人不能伤，万无败理。刚到入口，看出台上敌人，均是难得见到的高手，内一小黑人，身法更是奇特，情知有异。连忙飞身赶去，刚一上台，便被三侠飞来接住，几个照面过去，方觉这几个敌人个个厉害，无一寻常。

转眼两同党便死在方明矩钢爪之下，再听黑摩勒那等说法，猛然想起这小黑人，颇与昔年江湖上传说的异人相似，心中一动。

他脱口喝问道：“与我儿对敌的，可是黑摩勒吧？”

黑摩勒回头笑笑答道：“老贼果然有点眼力。你父子忘恩负义，贪财好

色，平日害人不知多少，今日恶贯满盈。念在你贼眼无花，快快跪在一旁，听我发落，还可留个全尸，否则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老贼一听，果如所料，不禁大惊，再一喝问三侠姓名，三侠照直说了。

老贼问时，下余二贼正用全副心神迎敌，相隔稍远，还未听清，闻言才知三侠，竟是北天山塔平湖二十三友之列，全都胆寒，碍于老贼情面与平日名望，又均凶悍成性，耻于退逃，明知非敌，也只得拼斗下去。

万彰只此独子，父子关心，最为情急。正在无计可施，瞥见西台上虹飞电舞，正在比剑斗法，忽然心动，厉声喝道：“黑朋友，你乃剑侠中人、道术之士，如以法力欺人，人力绝非对手，杀刚听便，否则，西台上各位禅师道长正在斗法，真有本领，请往西台一分高下如何？”

黑摩勒嘻着一张怪嘴，哈哈笑道：“老贼不用激将，我那飞剑，绝不斩你父子这类鼠贼，你看我手上可有兵器么？你那宝贝狗子，时候一到，必死我手，休说用飞剑杀他，除两手外，绝不稍有一点假借。实对你说，他如不用邪法护身，自恃有胜无败，口说大话，逞强欺人，我还不会到这边来呢。我向来除恶务尽，行事彻底，你说一大车的废话，毫无用处，你们等死罢。”

老贼愧忿交加，又急又怒，有心还骂几句，又知这人素来手辣，此是有意戏侮，未下毒手，否则，狗子早死他手。他仍盼妖师得信或由西台看出，赶来救援，惟恐激怒，伤了狗子性命，只得强捺怒火，忍耐下去。

四十八、飞来一道白光转眼落到台上

老贼方自愁急，先是何、梁二人杀了白、胡等四贼，相继赶到。同时，自己这面也来了几个援兵，内中一个最厉害的名叫金脸头陀，乃狗子的师兄。非但精通邪法，并还炼有三把飞刀。本是奉命软禁蔡威夫妇，带众留守，已由主台将蔡威夫妇，移往庄中。

必是主台盗党，闻报不妙，将他请来。老贼不由心中一宽，大声说道：“那便是黑摩勒，正在逞强欺人，师兄快请上前。”

话还未了，忽由正面庄内，电也似地，飞来一道白光，转眼落到台上，现出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尼姑。一照面，便手指白光，朝头陀飞去，口中喝道：“主人与你有何仇恨，便你妖师，也未教你杀他，为何下此毒手？我不杀你，天理难容。”

那头陀原与另一妖徒分别看守蔡威夫妇和乃女金凤。也是蔡威昔年杀孽太重，定数难逃，鲍义、杨于敏前往救护时，恰值头陀骄狂喜事，不愿留守，意欲寻一隐僻所在，将蔡氏夫妻用邪法禁制，断其出入，以便自出对敌。换了地方，鲍、杨二人只将蔡女找到，二老却未寻见。

蔡威为人刚直，性如烈火。自老贼阴谋败露，强迫许婚，将其软禁，深悔不听鲍义昨夜密告，事已无及，急怒交加，将老贼当众痛骂一顿。老贼知他性情，诡笑不理。

两老无可如何，后被头陀押往庄中，再一轻侮，越发激怒，破口大骂，冷不防猛用重手法，上前想拼老命。头陀素来凶横，一时疏忽，几为所伤，不由犯了凶性，立放飞刀，刚将两老杀死，便有贼党报警，寻他去往东台助

阵。

头陀走不多时，鲍、杨二人也寻到蔡女房内。于敏本非妖徒对手，幸而鲍义老谋机智，暗发连珠金丸打死妖徒，救出蔡女。吕昌与蔡女金凤本是表亲，幼时互相爱好，情义颇厚，后往湖北访友，数年无信，实则拜在天门三老门下为徒，武功原好，又得名师，才只数年，便有盛名。近听江湖传言，表伯七旬双寿，大开英雄会，刚刚赶到，便见擂台比武，一时技痒，意欲看上一回，再往祝寿，随抱不平。与白成争斗，几乎送命，跟着又听明远说起蔡氏父女现正危急，心中大惊，也不顾臂伤痛苦，立时赶往，也在此时赶到。男女四人见面，说不两句，明玉匆匆飞来同往寻找，两老已被头陀杀死在地，蔡女见父母惨死，当时昏厥在地，救醒之后，便要前往报仇。

明玉力阻，说：“头陀学会邪法飞刀，你去不得，等我代你寻来，由你亲手杀他报仇便了。”说罢，便往东擂台飞去，一到便将飞剑放出，头陀忙用飞刀迎敌。

四十九、毒镖立时乱箭一般连珠飞出

万彰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救星，不料跟踪来一小女尼。虽然年幼，看那飞剑，似比头陀飞刀还要厉害。以三敌一，竟有相形见绌之势，急得心内乱跳。

万彰暗忖此时双方已成混战，讲什斗法比武规矩，且救儿子要紧，情急失智之下，忍不住高声急喊：

“敌人倚仗飞剑法术，欺人行凶，诸位禅师真人，还不快请前来！”

黑摩勒哈哈笑道：“木尊者已到，更有雪叟同来，箫仙又将红灵澄神鸟红鹜带来，这班妖僧妖道，连所养毒虫恶兽，全要伏诛，无一幸免，狗叫无用。你专一寡人之妻、孤人之子，且先叫你死前看个报应。”

说时，遥闻天边一声清啸，声如鸾凤，上澈九霄，余音摇曳，晃漾空山。

黑摩勒随又喝道：

“妖贼伏诛时限已到，快同下手，教他们向阎老五报到去罢。只这老贼，祸首罪魁，须要生擒，不可便宜了他。”

万彰闻言，早知不妙，同时瞥见黑摩勒语声才住，猛伸双手，朝狗子抓去。

他心疼爱子，料知必遭敌人毒手，惊慌情急，目光旁视，心神一分，被马一掌将左臂砍断，跟着点中哑穴，通身麻木，跌倒在地，不能言动。

小贼万全，早被黑摩勒制得力尽精疲，啼笑皆非。一见双手抓来，妄想用钩去挡，不料对方手到处，双钩首被接住，一折两段，扔向一旁，跟手一个正反嘴巴。他满口门牙，打落了十之八九，眼前一黑，两眼直冒金星。

小贼早就准备邪法，想发毒镖，震于敌人威名，未敢妄动。

此时自知不幸，情急拼命，妄想报仇，就着挨打退后之际，将两柄断钩往腰间毒镖一按，往外连甩。毒镖立时乱箭一般，连珠飞出，两下相隔只三四尺，那镖有邪法主持，随心运用，上下乱打，满拟必中。

哪知对方，连理也未理，到了身上，全部反震回来，小贼自无法躲，

被打中了七八支。邪法竟自失效，两臂右腿，当时打折，骨裂肉碎，奇痛难忍，一声残喘，倒地昏死。

老贼躺在地上看得逼真，心如刀割，一着急也晕死过去。

另一面，三侠本比贼党高明得多，因先前黑摩勒招呼，暂时不肯下手，及闻招呼以后，各自施威，万彰一倒，侯三才首被鲁瑜一剑杀死。

新来盗党甚多，正在夹攻何、梁二人，一见敌人，这等厉害，本就心惊胆寒，还想头陀飞刀神奇，只把小尼杀死，仍可转败为胜，百忙中互相偷看。

小尼也正将手连指，剑光忽然暴长，围住三道黄光一绞，立即粉碎，化为一蓬黄色星雨，洒了满台铁屑。

头陀似知不妙，纵起一溜黑烟，想往西台逃走，迎头遇见黑摩勒，扬手一道银虹，头陀立被劈为两半。

小尼急道：“黑师兄，你真心急，我正要在这妖贼，擒往庄中，与人祭灵呢。”

五十、这两样毒虫妖兽都是奇毒无比

话犹未了，蔡金凤满面泪容，手持钢刀，同了鲍、杨、吕三人，也正飞步赶来，到了台上。

明玉道：“你晚来一步，这秃贼被黑师兄杀死了。”黑摩勒笑道：“万贼父子方是祸首，现均受伤倒地，用他祭灵，不更好么？”蔡金凤立即跪地哭诉。

群贼见状，心胆皆裂，又见三侠，各举兵刃，似要动手，内有两贼，又被何、梁二人打死，吓得哪里还敢停留，纷纷鼠窜不迭。黑摩勒大声喝道：“我们不肯斩尽杀绝，否则，杀你易如反掌。今日遭报的人，俱是尔等榜样，从此洗手归正，便可无事，逃命去吧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呼呼乱响，一个怪兽，长约五尺，周身碧绿，头似蟾蜍，额上生着四只红眼，凶芒若电，一张连腮阔口，狂喷着血红的火焰，腹下八条短腿，掌爪箕张，划行如飞，身上密鳞闪闪，映日生光，背上有一蛇形长鞭，不住舞动，正由西台凌空而起斜飞过来。

身后紧跟着一条形似毛虫的怪物。这东西生得形象奇丑，身粗不过三数寸，长仅三尺，满生红毛，长达尺许，根根直立，又密又劲。头形瘦小，隐于长毛之中，只生着枣核形的独眼和突伸向前、形若一根钢刺长约尺余的怪嘴，也由西台上刺空飞起，与怪兽同向东台这面天空中，急驶而来。怪兽晃眼便被追上，成了首尾相钩之势。

怪兽好似怕那毒虫，急得连声怒吼，背上鳞鞭，舞动更急，口中狂喷火焰。所过之处，满空火烟滚滚，日光下看去，宛如一团碧光，同着一条红龙，横空而渡，势虽惊人，却甚好看。

黑摩勒与三侠，俱知这两样毒虫妖兽，都是奇毒无比，所喷焰火，中人立毙。妖兽身后毒虫，乃道书上有名的恶物，名为朱蛾，又名天猗，更是厉害。针形细口，所射毒涎毒沙，不论人兽，沾上就死，在半个时辰内，毛骨俱化，成了一摊黄水。山石林木沾上，也要腐蚀成灰，所过之处，地土焦

黑草木不生。

明远日前，便吃过妖兽的苦头。见台下众人，尚未逃完，又因黑摩勒，先前发话，放其逃走，不再穷追，俱都惊奇，不知奇险凶危，正自向空仰望，不曾躲避，大声喝道：“妖物奇毒无比，你们还不快躲，就没命了！”

台上诸人，一面大声急呼，令众逃避。黑摩勒和明玉的飞剑，早先出手，化为两道长虹，盘绕台前上空一带，挡在众人头上，以防中毒。三侠方说，木尊者现在西台，这等恶毒妖物，如何放其逃走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上下忙乱，仰望却顾之际，忽听西北天空，又是一声清啸，听去比前较近，声才入耳，瞥见日光中，有一个红点，流星飞泻，横空疾驰而来。晃眼由小而大，飞到当空，现出全身。

五十一、转眼剩一小红点穿入云层之中不见

明远一看，正是日前得剑时，所见怪鸟红鹜。这时毒虫已将妖兽追上，扑上身去，妖兽似知不妙，忽然情急拚命，张口一股血焰，同时背上那条形如怪蟒的长鞭，电也似急，便朝毒虫身上绕去。

毒虫似早料到对方伎俩，不过如此，连理也未理，身子却被蟒鞭缠紧，只露一头在外。说也奇怪，妖兽背鞭，看去比毒虫身子还粗，上布带刺密鳞，刚劲多力，竟连虫毛也未压倒，只撑成一个圆洞，毒虫头上，针形怪嘴，立刺向妖兽后颈。

妖兽痛极惨噪，不住掉头旋身，通体乱抖，就在空中，滚转翻飞，乱作一团，妖兽口中血焰，更是狂喷不已。

眼看妖焰毒气，快要随风弥漫开去。红鹜恰巧飞来，朱羽如火，阔翼横空，钢爪虚拳，目光若电，相隔三数丈，便将口一张，一股白气，宛如匹练抛空，射向满空烟火之中。快要散布的妖焰毒气，直似万流争壑，狂潮倒泻，齐往红鹜大口中吸进，晃眼净尽。

妖兽越发惶急，一声惊叫，便要朝前飞窜。那紧附背上的毒虫，也似知道来了克星，同样急于遁走。无奈双方稟性，都是凶残毒恶，一个是刚得甜头，当此性命交关之际，依然不舍放手，妄想逼迫妖兽，随同逃走；一个是吃亏太甚，仇深情急，毒虫不拔出嘴来，背鞭不肯放松，互相牵制，谁也不放，所逃方向，心又相反，两下略一争持，红鹜已把毒气吸尽，凌空下击，两只铁爪，钢抓也似，早抓向妖兽背上，连毒虫一起抓住。

长啸一声，望西北方来路，破空飞去，转眼剩一小红点，穿入云层之中不见。

当红鹜快走时，西台上有一妖道，用一片暗蓝色的光华，敌住雪叟、玄莹二人飞剑，另纵起一道红光，飞身赶来。

木尊者这一面，共只雪叟、玄莹等数人，妖党师徒却要多出数倍，虽已伤亡不少，尚剩四人，均是邪法较高强敌，急切间尚未伏诛。妖道便是妖兽主人，那毒虫一向潜伏滇缅交界，野人山暗壑之中，仗着天赋奇毒，残杀生灵。近年成了气候，胆子渐大，日前飞往苗蛮峒墟中，吸食苗人精血，连杀多人，正肆凶残，被玄莹本门师叔，女仙吴岚坐下仙鹤灵雪，路过发现擒

住，带回山去，正要吃它。玄莹因听说敌人养有妖兽，此虫正可克制，意欲以毒攻毒，便用法力禁制，留以备用，使其到时同归于尽，今朝方始赶回山去，带了回来。

到时，妖道已将妖兽放出，与另约来的两个仇家对敌。这两人乃昆仑派后辈剑侠，一个已然中毒，被雪叟赶来救去，一个强用剑光护身，也在危急之中。木尊者独斗三妖人，胜败未分，玄莹忙将毒虫放起，将那人救下，一面飞剑夹攻妖道。

物性各有克制，妖兽先前连伤数人，何等凶恶，可是一见毒虫，便似老鼠见猫，勉强迎敌，所喷丹毒，才一张口，便被毒虫吸去，吓得连主人的命令也不听，飞身便逃。

毒虫自不舍到口美食，更不知众仙侠，早有成算，欲令与妖兽，同归于尽。不特不肯放松，反因玄莹纵其追敌，未加禁制，妄想乘机逃去，终与妖兽，同死红鹫爪下。

五十二、已当空爆炸开来

这一逃一追，妖道却着了急，因那妖兽，凶毒性野，训练曾费不少心力，用处更多，不舍失去，意欲追赶，偏被敌人剑光绊住，不能脱身。

挨得一会，忽然觉着敌人飞剑法力，要高得多，因想一网打尽，上来故意不施全力，等将自己所带徒党，杀伤殆尽，剩下为首数人，方与外约昆仑派诸敌，合力夹攻。

除自己还能勉强支持外，余人全都力绌势穷，现了败象，并被敌人困住，不易脱身。

心念才动，又见妖僧惨死在木尊者飞剑之下，另一有力妖党，又中了一明月，将左膀打伤。此宝与峨嵋派白眉针，同样厉害，如被打中，除非敌人开恩，万无生理。越知不妙，再不见机先逃，凶多吉少，一面又想保全妖兽，一同遁走。

妖道人最奸猾知机，侧顾红鹫飞来，妖兽更难活命，一时情急，拚舍一件法宝，立纵妖光赶来，还未到达，红鹫已得手飞去。

妖道扑了个空，两头吃亏，忿无可泄，一眼瞥见东台诸人，忽生毒念，意欲就势杀伤几个，以出恶气。

他手向下面一扬，立发出千百道绿阴阴的箭光，朝众人头上射下。又因东台前，有两道剑光飞舞，不能恣意杀害，红光往下一落，连人扑去。

众人瞥见妖道飞来，方起戒心，猛听木尊者隔台大喝：

“留神妖道邪法，于敏灵符神雷，还不取用，等待何时！”

杨于敏前日已奉木尊者预示，随时都在留意，闻言惊觉，刚把伯父杨永所赐灵符，与三粒乾罡神雷，取出施为，妖道也自发动，恰好撞上。

只见一片金光，突由台上冒起，剑雨妖光，略一接触，纷纷消散，紧跟着—粒火星，由金光中穿射出去。

妖道一见，认出此是青城派新炼成的降魔诛邪至宝，大惊欲逃。无如双方势子都急，撞个正着，惊天动地一个大霹雳，已当空爆炸开来，当时震

得地撼山摇，雷火横飞，金芒电射，威势猛恶，实是罕见。

再看妖道，也被震得连身震碎，无影无踪。同时西台上，又飞起两道灰白色的飞光，本似要由众人头前飞过，恰值神雷爆炸，受惊略停，方同往斜刺里飞去。

于敏先见妖道，来势太凶，初经大敌，神雷又未用过，不知如此威力，本甚矜持，瞥见妖光飞来，心中一慌，将下余两雷，随手向空打去。

黑摩勒连忙出声拦阻，雷已发出，只听接连两声，大霹雳震过，妖光全被击散消灭。

黑摩勒埋怨道，“西台群邪，已全伏诛，后来这两妖人，已成网中之鱼，绝难逃身，多费两粒神雷，岂不可惜？”

五十三、木尊者已先破空飞去

于敏尚未及答，一片金光闪过，木尊者同了雪叟、玄莹，已落台上。手一招，先把灵符金光收去，黑摩勒与明玉飞剑，也早收转，各自拜见。

木尊者向众说道：“且喜今日，除却极恶穷凶的妖人毛贼外，并未误杀一人，又蒙神箫道友相助，将两个毒物除去。明远、于敏，本来骨根尚差，幸蒙你师父见你二人性行诚厚，向道心坚，特予收录。此后只对内功外行，勤于修为，成就并非无望。似此仙缘，百世难遇，好在你二人，均无家口，少时便可随你师父，回山修炼去了。”

随唤鲍义、吕昌、蔡金凤，近前说道：“鲍义富而好施，为人义侠，以后多积善功，自有好果。蔡金凤虽然遭此横祸，须知是你父杀人太多之故，幸你年幼无过，为人尚好，事前巧与明玉结交，得她与鲍、杨二人相助，免去大难，并报父仇。你虽有一身武功，并非玄门中人，出家尚自难言。吕昌乃天门三老门下，与你原有戚谊，你已孤立无依，他对你又极爱重，等你父母丧葬办完，可结为夫妻，一同隐居。只能以你父母为鉴，多结善缘，仗着天门三老传授，不特你夫妇得获长寿，再如心坚志诚，所怀也非无望。我先走了。”

蔡金凤跪在一旁未起，闻言见心思被木尊者道破，泪如雨下，欲再哭求。一道金光，木尊者已先破空飞去，只得随众拜送。一面转求明玉，代向雪叟及在场诸人挽留，去往庄中款待，略申敬谢之谊再走。

何、杨二人，见三侠正在一旁，向雪叟躬身求教，知道师父绝不喜见蔡金凤手刃父仇祭灵惨状，一会便要起身。因在鲍家住了多日，想待甚厚，梁成栋更是患难骨肉之交，从此入山修道，会短离长，良友情重，忙拉鲍、梁二人，走向一旁，互相劝勉叙别。

彼此正是依依不舍，忽听雪叟唤道：“徒儿，我们走罢。”二人忙又向三侠、吕昌作别。

雪叟便令二人近前，笑向玄莹、明玉道：“归告你师，今日照他所言，并未多杀，容再相见，我师徒回山去了。”

说罢，一道白光，拥了三人飞去。玄莹也自飞走。

蔡金凤只得拉住明玉，再三苦留，帮同将三侠、鲍、梁、吕诸人，连与乃父交厚、在场未散的十几个有交情的朋友请去庄中，留住款待。

众人见她，人既聪明美秀，端庄大方，又是这等身世，无不怜恤，多抱同情。除三侠言明祭灵之后便要辞别，明玉不能在外久留，余人俱愿助她料理完了丧葬大事，订婚再走。吕昌更不必说。于是同往庄中，按照仙人所说行事不提。

